鶴峰集
貞
書
說辨志
海槎錄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海槎錄

答上使書 上使黃允吉

鄙性偏狹執迷不同論議之間多有肘掣其得罪多矣大度包容非但不以爲罪反加諄諄之誨思欲納人於無過之地此盛德事也僕雖無似寧不知感然其中事宜有反覆者故亦不敢苟同而重其罪也惟高明亮之

本 朝事目內無待宣慰偕行之條使臣自生意見强留祗待累爲未安矣然此則似是而實未然也盖宣慰迓境自前有例則 朝廷其無指揮乎試檢前人日記則歷路鄉導之船數隻而止耳今茲之行出於一百年之

後 朝廷安知宣慰有無而預爲之區畫乎使臣到此始聞來音則臨事善處其不在於使臣耶且銜 命出疆便宜從事自古有之今何獨不然乎 天朝之使不待遠接而先發此果重王人事體也然以之較今日事體則實勢異而時不同也何以言之我 朝敬事 天朝禮至嚴也爲遠接者當候于境上而不及焉故 天使怒其怠慢不待而登程此則重稽 皇命而罹罰我邦也日域之與本 朝以地則敵國也以義則隣好也蠻人無禮前此待信使至忽略也其時旣有人焉將我國接待其使之禮諄諄開諭則彼雖無識亦頗伶俐豈不覺悟而從命乎鄙人常有慨於此故東平館接見之

日首及此事則玄蕃答曰我國亦當差官迎送云云而越海之日寂無迎送之人余招譯官責之曰宣慰一事非徒上官言之爾等亦謂其當來今入其境而未見影響何也此邦待吾輩曾不如我國之待倭乎當初相約之意安在譯官即閙于客人則以爲當到于府中而海路多阻時未及來云云今也必待宣慰而發程則彼知
大國信使之體不可無宣慰而苟行也繼今使价之來必先期迎送永爲恒規矣設若刱於遲行不待而發則非惟自處不重彼將曰宣慰有無使臣不以爲關安知後日藉此爲故實遂廢而不遣乎在 天使則不待而行爲重事體也在我輩則必待而行乃所以重事體

也先儒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正以此也鄙人所
謂勢異而時不同者亦以此也若援天使以爲規範
則不幾於子莫之執中乎大抵君子處事不但視一時
之利害當致謹於始而慮所終也今爲吾輩之行適當
其始此非吾輩盡心處乎顧勿以操縱在彼爲過慮而
更留諦思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乎可不
懼乎昨雖以不待之意言于副官如覺其非則亦易無
妨況不無可措之辭乎惟此一事大關事體其他發病
之相染還期之已晩不必論也至於運糧則彼亦有土
有財若至之絶則豈無相資之路乎妄見如是故不覺
強聒至此悚仄悚仄

答上官玄齋書

承和詩佳甚良慰客懷日昨俯索萬松山三字敢不如教此中有小告禀師與我同是兩國使臣也非但相接之際各敬爾儀至於書尺往來亦當致謹毋自失焉可也聖不云乎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曾子亦曰出辭氣斯遠鄙倍頃者吾師書尺用片幅不裁不封書胡亂而語不雅此雖師親我愛我故略於邊幅然發之聖質之訓不亦遠乎願留盛亮以重兩國之體千萬千萬不宣

答許書狀書 論國分寺被虜事書狀許箴

某白足下不遺無似鐫誨諄諄思欲同執迷之見而全

國體於萬全甚盛甚盛然以愚策之足下之所以全
國體者乃所以辱 國體也足下何不思之甚也夫
此島之與我 朝何如也世受 國恩作我東藩以義
則君臣也以土則附庸也寄命 大朝以資生理若絕
其關市不許其朝貢則是無異搤嬰兒而絕之乳也自
祖宗朝以來深得撫夷之體一以爲龍蛇一以爲外
臣威以震之恩以綏之亦不嘗一於姑息而受其欺侮也
此島亦知 大朝恩信之重仰賴之厚故奉藩稱臣恪
守侯度世執壤奠稽顙拄 闕其惶威懷德也至矣今
玆使臣之來也義智躬自護行館待有加傳 命之日
拜稽中庭祇受如儀相見之時就前再拜不敢當島主

之禮可謂恭矣吾輩之失正坐欲得其歡心禮下之已甚故便生驕傲之氣數日之後已覺其不遜攜貳矣日昨東山之會義智跨馬直到幕前吾已心不便之而賓主之間亦有所難故不敢形諸色辭也至於國分寺所爲則驕傲極矣　大國使臣與其上官列坐中堂則爲義智者雖由他門而入可也咫尺之地乃敢偃然乘轎歷階陞堂睥睨使臣有若臣僕然雖曰夷狄無禮亦有君臣上下之分義智何敢乃爾耶爲使臣者若仍坐其席與之爲禮又與之抱臂酬酢歡洽乃已則是甘於受辱而自處於臣僕之列也彼亦見使臣之話然必將謂禮所當然略無忌憚之意末流之弊將何所不至也此

身雖微乃 大國之使也孰不曰身可輕而 國不可輕身可辱而 命不可辱乎雖然身之與 國實不可二視也身輕則 國爲之輕身辱則 命爲之辱爲使臣者何敢輕辱其身以致輕其 國辱其 命耶此吾之所以懇懇告上使請與之偕出者也再三言之而上使不從則吾之獨出雖若未安當此之時上使爲輕 國體爲重與其苟同而辱 命曷若立異而尊 命予還館之後足下及金 君又相繼而出此豈不以 國體爲重而期不辱其身者耶意謂足下所見與我略同豈料其三思之餘反生其惑耶足下所謂待夷之道不可緊以常規自可從容處置無損於 國體者似矣當曰

待夷之道常規之外更有何道耶其從容處置無損
國體者亦有何道理耶足下有心我能付之所謂不緊
以常規者不過曰治之以不治也所謂從容處置者不
過曰與之接膝徐徐開諭以愧其心也此則有不然者
矣夫治之以不治乃王者待夷之道也奉 命之臣持
一國體貌而不自謹重為么麼小醜之所凌蔑其辱
國甚矣反曰治之以不治此豈使臣之道耶不惟不治
又與之促膝接席敘寒暄交觴籌則是安叅其辱也厥
後雖復從容開諭豈能使愧其心耶且我於其日設若
憤憤生怒面加峻責而毆辱其身則果失待夷之道而
激之生變也我不過稱病出來潔身還館而已此實不

較侖毆治之以不治者也有何過中之弊乎若以拂其意為難而因仍苟且曲為順從則是乃妾婦之事豈大丈夫之義乎又豈是 大國使臣之體乎至於挾世雲則其由然矣吾輩至此方言自別正若喑聾其開諭之責亦不在於世雲乎頃日之變出於不意雖有吾人亦無如之何也但義智陸問吾輩之出則為世雲者所當援據典禮嚴辭開諭而緘口結舌不能出氣乃以疾作還館告之其罪不亦大乎且吾念之赴 京之時華人若有不善則必歸罪於不能開諭挾吾譯官例也入 上國猶挾譯官則到藩臣之邦獨不能治其罪耶治罪之後都船主始使人謝之曰副官年少不知禮有此過失

非但島主聞之瞿然失色國王若聞此事吾等亦得罪
矣吾將躬進謝過願使臣盡恕焉余對曰我國信使之
廢百年于茲矣新王以禮為國頻年請使其意甚勤故
我 殿下特遣使价以修兩國之好禮至重也賓主之
間各盡體貌不可相忽而入境之初副官凌蔑至此此
豈新王之意亦豈我 殿下所望於貴邦者乎況本島
臣事我 朝與藩臣無異副官又是島主之子其無禮
何敢若是雖曰少不知禮獨不念在東平館時乎本
國宣慰使等官若與客使相會則必大門外下馬整其
衣冠入與行禮終始不怠此客使之所親見也曷嘗謾
易無禮至此耶彼時宣慰等官設若聞副官所館之門

騎馬乘轎歷階升堂則於副官之心安乎倭人平調達乃隨往本國者也言未畢起拜致敬曰副使之言至當至當吾儕小人亦知其失禮矣副官使者潛告于譯官曰副官非見使臣之出已覺其失無又都船主峻責之副官達夜不寐云云非者所爲不過如此而足下乃以枝世雲爲已甚不亦左乎夕聞倭奴斬人於濟口心亦駭之詗諸同船格倭則乃曰國分寺乘轎上堂初非副官之意入門之時令止其轎而舁者不從致令失禮副官大怒即欲斬之而在逃不現故今始捕而刑之矣一倭又曰欲令使臣知失禮之罪在於舁轎者故令使船格倭同參殺之矣鄙人謂車君曰殺人之變專由吾輩

之先出不亦憐乎然使臣辱身辱 命極矣副官既謝
其過又歸罪於下而殺之今而後 國體稍尊 國辱
亦小雪矣相與一傷而一喜不圖足下徒知殺人之可
駭而不念 國體之為重過自悔責至此甚也足下又
曰古人待夷狄必曰恩信懷綏而已何嘗有體貌字說
出來云云此真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瑟者也先王
之待夷狄雖曰恩信懷綏其最嚴且謹者莫體貌若也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故夷狄雖大必稱人秦楚雖僭
必稱子衣裳之會必序於列國之下此非尊中國之體
貌乎漢之高文有金繒之奉則賈生以為首足倒置漢
宣位諸侯之上則揚雄以為奚尊卑之序此非壞中國

之體貌乎以今觀之　本朝猶中國也島倭實蠻夷也
以大國之使屈辱於小醜見其凌蔑無禮而猶莫之
恥反以體貌之重爲薄物細故其亦異乎春秋之義矣
其亦異乎漢儒之見矣此吾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
瑟者也又有一說焉上使之所以不屑去就與之酬酢
歡洽者豈徒然哉其意必曰夷狄不足與較小禮不足
與爭也若與之屑屑爭較則豈非所恃者小而所傷者
大乎其意如此故終始包容略不動色其度量之宏實
非淺淺者所可蠡測也然人各有見何可雷同而苟合
乎昔孔道輔之使遼也遼伶以文宣王爲戲道輔奮然
起出不終享禮而罷夫遼一蠻夷也伶人又蠻夷之一

俳優也偶然之戲可付一笑而道韓之徑出不顧必與
夷狄相較者抑何意耶吾輩入犬豕之窟與犬豕雜處
形單勢孤其危可謂甚矣然義智之驕非但適倖之戲
也使臣之辱實 大國之辱也爲使臣者何可先自畏
㥘甘受屈辱而不與之較乎足下又曰冠裳雖美而束
之於猴孫則必跳踉而後已亦云善諭矣然吾之義不
辱者只欲存使臣之體貌非欲冠裳於猴孫也其所開
諭者只言其非禮而已非加詰責於彼也彼雖無知亦
愧其失必刑人乃已渠之慘酷何關於我何損於 國
而有此云云耶足下又曰新主崛起奄國未嚴又易留
主猶欲交隣道好屢停請使此實兩國安危之機吾輩

親承 王命使於外而行者豈但體貌一事而止乎噫是
下於是乎失言矣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以
足下之智而終歸於不智不亦惜哉新王自崛起自尊
國自曷島主于我 國甚事而謂為兩國安危之譏乎
其欲交隣通好獻俘請使者其意不過慕禮義之國欲
借重於其邦耳使臣銜 命出疆今已越海所當謹守
禮義動遵規範不沮不屈毅然如山使 國體重於九
鼎 王靈暢於無外可也如此則倭人必曰 大國之
禮義吾固聞之今果然矣必相與拭目聳觀自生尊敬
之心終不敢慢易其禮矣今則不然纔涉其境不自謹
重一以順悅倭心為上策彼雖無識亦甚伶俐豈不知

吾輩之無廉隅乎以此言之國分之辱不繫於滄浪自
取者耶古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一則辭命之善也
一則體貌之尊也今吾輩於辭命則畏倭如虎惴惴然
猶恐觸其怒含糊囁嚅到口而不敢吐於體貌則不能
自重輕於出入雖見屈辱亦不爲恥如吾猶挾者不勝
其憤欲有所言則必群起而攻之使不得開一喙此何
等使臣之體乎如此而敢爲大言曰吾等所受而行者
比之體貌其輕重大小爲如何哉足下之所謂輕重大
小不亦舛乎孟子曰國有道以道殉身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程夫子亦曰身屈矣而道行未
之聞也吾輩不問義之所在一以順悅倭心爲事不幾

於以道殉人者乎安於屈辱而欲伸其道無乃屈身而
行道者乎嗚呼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君命一辱不可
復雪此古人所以執節不撓雖死無二者也且吾等拜
辭之日 天語丁寧其不在耳乎始 曰動必以禮不
可稍有慢易之意終 曰使國體尊重王靈遠播在此
一行大哉 王言此非臣子所當戰戰兢兢終始體念
處耶蕞爾小醜橫加無禮而晏然受之不能自直若入
倭王之庭而辱有大於此辱有甚於此則其惟觸失措
辱身辱 國坐可策也將何面目歸報吾 王而見我
三韓士大夫乎言念及此未嘗不扼腕痛心也足下又
曰正其衣冠尊其威儀寬其度量廣其恩信使異域之

人儼然望而畏之此實尊體貌之大者若曲生疑阻白
地生梗愠怒其色勃磎其辭無人不責無辭不較不幾
於惡乎細觀足下之辭上一節自賛也下一節責我也
戴爲横銀朱衣玉節光耀異域雖謂之整衣冠尊瞻視
可也受無義之食順犬豕之心雖謂之寛度量廣恩信
可也然衣冠威儀若是其尊重度量恩信若是其寛廣
而隨處受侮不能使儼然望畏者何耶到大浦之日義
智請與相見上使旣入其館則義智又曰今已日暮請
於他處見之比到其處誂館欲見則義智在咫尺而下
人驕曰遠在五里之外云其不欲相見也審矣及其請
見也又欲便服而入其相輕也甚矣我之不得不愠與

足下爭辨者實欲尊體貌也此豈無事而故生疑阻自
地生梗著乎都船主請於重午日進見吾等亦許之矣
既與之相約則非有大故不可違也食後乃稱島主家
有事而不果來是以島主為尊而輕使臣也反以非禮
之會發之我欲責之得乎使臣答宣之曰義智私於世
雲曰若是燒酒則吾甚厭之請以吾美酒代之其不敬
甚矣吾欲許之得乎賓主之間書契不可忽略而玄
蘇用片幅休紙胡亂其書不截不封吾欲無言得乎皐
山之會使臣設帳幕則我實主席者也罷出之時義智
仍坐其席欲我先出義欲從之得乎義智問安使者每
朝必以二戈兩劍前導而來直到我前我令譯官開諭

其後則不敢我欲任其無禮得乎至於國分之變則以
君大度不能容忍況余之猵狹者乎然亦未嘗愠怒其
色勃磔其辭必據禮溫辭從容開諭而止亦何曾如是
下所言乎且宣慰使一事實非小小曲節也彼旣以先
聲已來瞞我又以博多已到瞞我又以風逆不來瞞我
今已淹留一月而迄無影響終乃無宣慰請行而吾輩
任其操縱坐受其瞞不敢出一語相詰此何等事體耶
非吾所以欲一開諭者實非偶然而大言折之吾之辭
辭當何如也大抵足下滿紙縷縷不一而足竊覸高明
病根所在則皆從怖死二字上出來古人於義所當言
則雖死必言之況此諄諄開諭之事乎且足下引鄭文

忠中高麗之事以爲義談雋然以兩賢自處足下之自許高則高矣然高麗則逢時之亂見辱亦多而猶今島主望風下馬至於烏川則道德文章之懿聳動夷夏雖以鹽奴之蠢蠢猶知其尊慕肩輿邀請殆無虛日而吾輩則既不能使之望風下馬又不能使之肩輿邀請反爲義智肩輿之所凌轢不亦可羞之甚乎我之所以不降辭色徑出不顧者雖似率爾亦不得不爾也願足下毋我罪焉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則然矣豈料道同而不相謀至於此極乎信乎吾道之孤且窮也不宣

與許書狀書

僕少不解事老而益甚嘗以體貌二字見斥於高明深

欲閉口齰舌以安愚分而竊伏思之 朝廷不知我之
無似付我以輶行之責丞之設豈端使然若或稍存
形迹輒生疑貳視使事有若秦越之肥瘠則其自爲謀
則得矣柰 國事何嗚呼體貌二字高明已聞之厭矣
然吾之所守者此二字也使事所重者莫二字若也吾
何敢舍吾之所守而爲苟同之行哉惟高明恕其愚而
察其心可也盖國不自重必有重之者亦不自輕必有
輕之者一重一輕其誰使之其不在於人乎毛生叱楚
趙重於鼎呂李撫臂行宋輕於鴻毛此已然之明效也
噫兩國交好使在其間其任不亦重乎解惑釋紛其任
也尊主庇民其責也片言之頃敵之向背係焉一動之

間身之榮辱隨之可不愼乎可不懼乎吾輩奉 王命
涉蠻庭宜如何處身耶將尊其體貌以自重乎抑務悅
夷心以取辱乎以吾觀之近日所爲其失體也甚矣其
取辱也甚矣國分之辱旣往何追然旋有戮僕之謝又
有徒步之敬亦可以小㴑其耻矣爲吾輩計者當懲前
而警後見始而知終持身處事一於禮而不苟可也而
旣辱於國分未數日而又赴西山之招留連醉席與之
歡謔有若謝前日之事而慰倭奴之心者然此何等事
體耶倭轎雖可乘而制不便則不乘可也而或免冠或
曲腰以取容身非但有駭於瞻視其於自重之道何如
耶身入異域行止不能自由固當取決於主人然當以

禮節之何可數數而取辱乎龜峯待風之日日使世雲
請行於義智義智等蹲坐船上世雲昂首龍底咫尺之
間不許相見其奴視國人甚矣及其陵一歧也義智等
皆入其家略無行意世雲徒步船主馬後以乞行世雲
之辱豈非使臣之辱乎一歧雖遠只在眼中且有捨倭
之先導者使臣自當發船何必稟命於義智耶況倭船
若發則彼將追躡之不暇矣待請乎不知自重而但慮
怫倭之心取倭之怒此何等事體耶至於一歧州則宣
慰使國王使皆會於茲其觀聽所係非但馬州一島而
已渡海翌日雖急於相見主當請賓賓不當先請也況
僕與足下皆當親忌則此君子終身之喪也與夷使相

見有何緊急而必於是日乎及我之不從則終乃責之
曰相見公也覿忌私也云云噫公私輕重僕亦非不知
也然亦或有輕於公而重於私也獨不念禮與食色之
喩乎此等曲折明若黑白而乃以見屬爲論爲恥必欲
行已志而奪人情直令世雲請日期則倭使不許相見
足下亦必憮然失圖矣且如載[illegible]之事則無謂甚矣倭
使承其王之命致委積於使臣雖曰義所當受旣有兩
卜船可令分載矣使臣親受不亦失體之甚乎區區獻
忠之意實不偶然而必揮斥而不從者何耶倭船與使
船交錯於柴斛之邊其屬辱甚矣雖不愧於倭奴獨無
慙於漢節乎噫此何等事體耶兩國使臣相値則當行

相見之禮爲宣慰者在一歧則期以赤關到赤關則托以負薪當初一番停問之後藐不相接者今四五日矣彼雖蠢然不知其禮爲使臣者獨不可據禮開諭乎於一歧則當忌而請見於此日則俛首而聽命是何始銳而終懦耶不獨此也西海之小殿周防之大內皆使臣經過之地而 朝廷恩數之所及也路程雖不得親傳其不可留待其至而宣我 王之命乎自前使臣非不知遠行之爲怯而必留連多日傳 命乃行者抑何意耶況既諭小殿令受於赤關而聽信倭奴之說不曾留半晷以待之莫失信稽 命極矣鄙人往復之言雖不足採納亦當以詢蕘之義處之使畀其愚而忠言未竟

使船已發此何等事體耶嗚呼今茲之行出於百年之後非但遠人之所觀瞻後來之矜式亦係於今日凡百舉措其可輕乎況 國之重輕民之安危所係尤重當與一行熟講深思無負委遣之意而自聖太過無舍己從人之義所謂愎諫自用者無乃不幸而近之耶或有詰余者曰子之言過矣惟茲失體之事雖三尺童子尚知其不可況以一時之英賢寧有不知之理乎蓋嘗聞不可以責冠裳夷狄不可以責人道也是故正朔未嘗加焉聲教未嘗及焉牛羈馬縻任其野性而不與之較焉上使書狀之所爲豈非待夷狄之體乎以是言之子之所謂失體者乃所以得體也君子所爲豈衆人之所

識乎子何强其所不知以疵大賢之所爲乎余曰子之
言似矣然余之惑於是乎滋甚矣夫中國之待夷狄固
若是也然施之各有其道不可膠柱而皷瑟也如日本
者雖曰夷狄有君臣上下之分有賓主交接之禮性且
伶俐善解人意非可以禽獸待之是故我 朝待之以
隣國館接之數有加於北狄時或通聘以敦交隣之義
簡選使价以責專對之任此前代之所已行者 朝之
所不廢者也 國之重輕係乎使命故烏川爲使則夷
人感悅禁侵掠而還俘獲羅興儒銜命則非徒不得其
要領其身亦不免囚縶使乎一身不亦重乎爲使臣者
必也尊其體貌動必以禮使夷狄不敢生慢易之意又

當開心見誠情意交孚使夷狄自能起愛慕之心然後方盡使乎之責而不辱　君命矣若徒以苟悅其心將順其意爲能事而止則古來專對之材又何足貴乎或憮然爲間曰子亦可謂千慮之一得矣朋友所貴者責善也子未可言耶余曰余於書狀乃他山之石也君其待之旣答或人而又述其辭以申體貌之說焉足下其反復之如有不合則不惜回敎幸幸甚甚某頓首

與許書狀論禮書

某頓首言使臣見闕白一節與足下面論非一再矣人微言輕不能動足下之聽而回足下之意數日以來碌碌是甘唯唯是事行觀大君子周旋中禮不辱　君命

之盛懿而惟其昏愚不知自止故茲又攘馮臂抱笑罵
奮筆而索言之惟是下恕其妄而垂荒釋焉夫日本者
何等國也　我朝之與國也關白者何等官也僞皇之
大臣也然則主日本者僞皇也非關白也爲關白者相
君也非國王也惟其擅一國之威福故我　朝不知其
實謂之國王而待以敵體是降王者之尊下與隣國之
臣爲等夷也不亦辱乎自前日本諸殿書請　主上皇
帝陛下者亦知僞皇敵體于　主上故尊之若此而關
白不敢與之抗也惟我　列聖非不知正名之爲先而
不拒皇帝之號者蓋以拒之則不與僞皇爲敵而關白
反爲之匹故也頃年議臣不審欲辭其號而不受以今

覯之竟非失計之甚乎今幸使臣身歷此邦審知關白之非國王則雖無前例猶將議禮争辨以正相見之禮况前此使臣皆行禮外之拜則關白之不敢自尊而優待使臣可知也嗚呼關白旣非國王而前例又如此吾等何獨自甘於庭拜以取辱 國之罪乎或者以爲秀吉名雖關白實一國之王也使臣何以知非王而欲廢庭見之禮乎余曰關白之不敢稱王非但海東記言之今茲使臣之來也指秀吉爲關白則人皆應之謂之國王則莫知所答不特此也謂之關白而不謂之王者山人宗長之說也相君敷文敎於異域者往持兒叟之序也贈一品大相國台靈者非前關白之位牌乎大政大

臣信長者非前關白之名號乎以是觀之秀吉之非國王亦明矣國人不謂之王而他國使臣於之爲王欲行無前之禮抑何義耶足下之言曰　國書直書　御諱稱秀吉爲國王則是我　殿下待之以敵體也爲臣子者何敢抗禮而屨從下之恭乎此則似矣而實不然也

國書之書　御諱稱之以國王者蓋不知其實故也當初若知關白之非國王則　國書宜書曰關白豈肯以國王稱之乎又豈肯書　御諱而自貶乎始之不審有此過當之禮今雖不可追改使臣相見之禮則自當仍舊何可庭拜爲哉前此使臣謂爲眞王而猶行極外之拜今吾輩旣知非王而反欲行庭下之拜此何等道

理也然則足下之欲庭見者辱 國也非尊 君也我之欲楹拜者尊 君也非辱 國也何以言之臺臺大國之使庭見於隣國之臣是夷吾 君於關白也非辱 國乎陞堂而納拜則是敵吾 君於僞皇而不許關白之相抗也非尊 君乎足下之言曰 先王朝以使臣楹外之拜爲非至於著爲事目其可違乎況今儀註又以庭拜爲文其可違乎此眞確論而亦不然也 先朝之錯認關白之爲王亦猶今日不知秀吉之爲關白也爲使臣者旣知其非王則當以便宜從事復 命之日具由 啓達乃是大夫出疆之義何可膠守故常而一〻遵之通變乎且今事目內始載其條而禮官從寬

其非乃削去之是 朝廷亦不以陛拜爲不可也執此
爲茲實不亦左乎足下之言曰今雖陛拜 國書 御
諱其可改乎國王二字其可改乎如不可改則使臣陛
拜亦無益也此又不然也 國書雖不可改關白尊我
國之使不令庭見則是尊我 朝爲上國也如此則
使臣陛拜實非自尊其身乃所以尊我 國也不亦快
於心乎足下之言曰若請而從之則幸矣彼如曰弊邦
使臣旣拜 貴國之庭矣 貴國之使何獨不然乎云
則我無說矣此又不然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地之
常經也日本僞皇旣爲國主則關白雖尊乃人臣也我
殿下 當通信於僞皇而僞皇不與國事故 國書不

于偽皇而于關白也然君臣之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使臣見偽皇則庭見禮也於關白則庭見非禮也惟其如是故使臣行禮彼此各異此非屈倭使於庭而尊我使於楹也今關白若受庭見之禮則是以天皇自處也關白尊戴天皇之義安在若將此義諄諄開諭則彼雖無知亦必已悟而屈服有何不從之爲慮哉鄙見如此故昨於享席適與玄蘇相對余問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拜于庭下乎堂上乎玄蘇答曰與諸殿同是天皇臣也何庭拜之有余又問曰自前我 國使臣亦行禮于楹外今則何以爲之玄蘇答曰使臣之問良是弊邦亦有接待典故關白來則當自之之耳今日又有一僧來曰

日本之俗無職者拜于庭有官者則皆拜于堂上故前
此琉球使臣之來也亦行禮於堂上云是夕見都船主
問琉球使陞堂行禮之事都公曰然彼琉球也南蠻也
禮物雖厚我國不以為關　貴國禮物雖輕我國深以
為榮今者待使臣必居二國之上矣云云以是觀之日
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庭拜之禮而琉球小國之使亦
已陞拜則必不令吾輩獨拜於庭也所可慮者玄蘇輩
業已庭拜於我　國倭朝欲與之相方耳故預為微諷
而逆閉其途使不得行胷臆實使臣之良策而足下反
以為非者抑何所見耶嗚呼秀吉假曰真王屈衣冠之
身下穹廬之拜為辱莫大況稽顙隣國之臣甘作僞皇

之陪臣其辱　國又如何哉禮不云乎安社稷利國家
則專之可也今此一事雖不比安社稷之重上以尊吾
君下以重使　命一舉而兩善備焉其關於　國體
亦大矣何但利國家而已哉且君子貴謀始始之不謹
未有能善其後者也吾輩之行出於百年之後此亦一
初也拜上拜下其幾皆在今日何可不謹其初使後日
之使臣扼腕而言曰庭拜之辱自某行始也云乎嗚呼
拜辭之日某不聞　聖教乎使王靈遠播國體尊重在
此一行言念及此則雖殺身徇國猶不足憚況此一事
有何所憚而莫之為乎顧毋以見屈於鄙論為耻又毋
以事不已出為慊愜舍己之量廓從人之義雪　國耻

於異域重 國體於九鼎不亦可乎不亦快乎惟足下
亮之不宣

擬贈上副官都船主書

使臣銜 命出疆今幾月耶四旬於馬島一月於堺濵
入都又兩月于玆矣手捧 芝函傳 命無期寓居空
庵辛苦萬狀而小無怨尤之心者誠以關白殿下出征
關東此實貴國安危之幾一介使臣雖有留滯之虞何
暇顧念耶瞻望行幄惟振旅是佇天道助順元兇授首
旬月之間疆域廓清戎車返旆凱歌騰路隣國之臣目
覩盛事欣慶之情與國人何異哉既喜傳 命之有日
且幸承顔之伊邇聚首相賀齋沐以俟矣御所乃於飲

至之初首念行人爰遣近臣特賜存問眷待之隆謙光之義實曠世之所未有也萬里孤臣報謝無路感懼之情靡有極乎御所跋履山川台體多勞使臣亦知數日之間難於接見也但聞諸道路方營新殿功役未訖必了然後可見使臣云使臣竊以為不然念惟貴國制度亦備涼宮廣殿無處不宜待一使臣豈須新殿之成耶道路之言使臣雖未之信而顒首一旬寂無賜見之期中心惶惑莫知厥由也雖然使臣非敢以久留為苦也

王命稽滯不日不月東征之日勢無如何還國之後尚未即傳數日以來乃是罔惶欝抑寢食俱廢三足下與之周旋日久豈不知吾輩之心事耶夫閭閻匹夫哉

咫尺之書付一僕之手寄與鄕里故舊初非大段事也
爲奚者受其主之書猶欲以時傳信以爲復命况我
殿下嘉御所之義開百年之跎發使報聘其禮至重使
臣祗承 綸綍遠涉鯨波置生死於度外唯以通信結
好爲急此身雖輕其責不亦重乎一入滄濱彼此茫然
經夏涉秋尚未致 命 一聖主宵旰之念遠臣悶迫之
情當何如耶且古者交隣之義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
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國也使者入國而怠忽於爲禮淹留
曠日不時接見則是不有隣國也此豈以禮爲國之道
乎是以中國之待外國也朝見有其期宴享有其日留
館亦有其限未嘗羈留遠使使之困苦也中國尚如此

況隣國之間乎夫我　國之待貴使亦三足下之所親
見也迎送之勤館接之隆自初至終未之或怠也入都
之後肅拜有程宴禮有節至於晝奉迎餞之儀莫不有
式竣事之日即許回還曷嘗有慢易無禮無故留滯之
時耶或者以三足下經年留館爲口實此則不思之甚
也國論未定使事難完繼以有停民刷還之約又從而
有使臣偕行之請事故至此雖欲速還得乎况三足下
之留留於傳命之後其心猶安也吾輩之留留於未傳
命之前臣子之情其敢安乎此使臣之所以日夜彷
徨不敢坐待遲速之命者也至如秋風已落冬節斯薄
數百人命都付一葉舟中風濤漂蕩之虞霜露凍寒之

慮實切于中此雖涉於私情以貴國言之豈不惻然動心思有以專濟乎願三足下亮此微衷善達于閤白殿下使得以時傳　命以時還國則貴國交隣之義益著於遠通四國之人孰不聞風而嘉悅超海而致禮乎此非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幸也三足下其圖之不宣

答客難說答上使書

客問於余曰使臣入海今五閱月矣其未得傳　命者何居余曰前阻於東征後掣於營室也客曰是則然矣事有不可知者君子慮事不可不周也君何不交驩閤白之左右以圖之耶余曰交驩之道宜奈何曰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乃左右用事者也而又適主客君能

行禮於彼以結其心則使事可易完而歸鄭亦不遠也
余曰使臣銜 命出疆雖一於禮而不苟尙慮矣身而
辱 命況可行貨於左右乎客曰余之所謂行禮者非
行貨之謂也賓主之間必有禮幣以將其敬蓋二人者
數月倂客勤亦至矣爲客之道可無將敬之幣乎余曰
賓主之間果有禮幣然行之有時不可苟也嗚呼 王
命尙秘之函而先行私禮豈其禮乎客曰行私禮爲傳
命也庸何傷乎余曰堂堂 大國之使奉 聖主明
命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於 朝臺之下其爲辱亦
已大矣今又媚竈以圖其傳 命則非但使臣行私貨
以乞哀也 大國禮幣亦將爲私貨而不得爲禮幣也

古者列國之於天子亦無行貨納貢之事而况於敵國
乎而况於夷狄之邦乎當場須贈宣慰也余之所力爭
者豈徒然哉然亦有可諉者時未入都而迮道相接之
間亦不可無情贐此余所以終不能守株者也今旣入
都則傳　命之當先私禮之當後雖三尺童子皆能知
之而必欲汲汲與之者抑何意耶不知其非禮而爲之
則是妄作知其非禮而猶爲之則是癡惑也其可乎噫
命之稽滯雖曰使臣之無良然彼托以宮殿之未成
其失在彼使臣亦無如之何也爲使臣之道但當以禮
義反復開諭而已若有一毫卑屈之事則辱　命之罪
始大而不可議矣客獨不見夫申叔舟日記乎其過周

防州也欲傳書幣於大內殿則彼以先國王受禮爲未
安請回還時祗受云云彼雖蠻夷豈非知禮者乎 國
書尚難先受而況於私禮乎今若設有人焉執此以辭
之則使臣將何辭而答之嗚呼此一物也行之於傳
命之後則爲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爲貨物也客何不見
亮而責義之執拗也孟子謂陳代曰枉尺直尋者以利
言之也苟以利則雖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今者所
爭眞枉尋直尺之喩也請客毋多談焉客憮然失圖逡
巡而退乃反關而爲之說云

與許書狀論觀光書

十月二十八日平義智伻告曰來早關白當詣天宮使

臣可觀光也余曰異國光華固願見也但　王命未傳
使臣義難出入也翌朝義智躬造以請足下以其勤也
遂諾之已而又過余余辭謝如昨比其去也譯官尹詗
壽來言曰書狀今刻入都中矣余甚駭之而足下旣不
以牛馬走爲有無不相通議而行之不疑僕雖欲爲忠
得乎然對譯官極言其不可足下想亦聞之耳足下之
駕將出而關白停行之報旋至僕之所幸幸行處之不
辱非爲私也越二日足下之意猶未息也導以軍旅從
以臺吏厲食催駕揚揚過門僕其時適坐前楹望君翳
衛之盛固已心懟矣未幾足下憮然還館詗之則關白
又停行也足下之去也獨吾一人歎咤焉足下之還也

一行亦為君恥之豈非羞惡之心人人之所同得者乎厥後連日雨雪意謂足下亦已悔之必不至貳過也豈料其聞諫益甚必行已志而後已耶鄙性固滯愚陋無知高明所為固難測識然是非之心天性也豈無千慮之一得乎請陳數䟽之戒更進逆耳之言足下試裁焉嗚呼扶節越海今七閱月矣橫遭變故高秘 之論此實吾大夫之辱也使臣同惶鬱抑之情曷有極哉推其若是故關白雖許遊觀大德一坊之外則足迹未嘗暫出矧豈非以 王命為重者哉偶然遊觀且不肯為之況未傳 命於其人而先觀其人之光華乎若果如此則是以 王命為輕關白為重也然足下豈輕 王命而

而使臣之不可曼也足下若又以是答之則彼非但不
以爲忤必且服 大國之禮義爲之起敬起慕之不暇
者何怨怒之有抑有一說焉當初關白之許遊觀也使
臣莫不以來傳 命爲辭乎於彼則辭之於此則從之
彼此無據甚矣關白之還都也下人欲觀光使人莫不
以來傳 命禁之字於前則禁之於後則請之前後反
覆亦甚矣爲使臣者不能自重而惟其言是聽政如穿
鼻之牛任人前却是甚道理耶又有痛心者焉觀光之
辱若係足下之一身則已足下之辱使臣之辱也以足
下之故而使臣咸被其辱不亦寃乎若係使臣之一身
則已使臣之辱 本朝之辱也以使臣之故而 國家

坐受其辱不亦痛乎此吾之所以扼腕慷慨欲同足下之惡而扶 國體於萬一者也足下不謀於人而獨斷於心三次作行而不知止僕亦安能為足下謀哉嗚呼義合則朋友不合則路人也自今以後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焉可也復何相與焉惟足下亮之不宣

答玄蘇書

某白仙巢足下月昨承惠書許改閣下方物四字即令副官馳啓于闕白殿下想從還不遠良荷且感但貴國先朝入朝云云數字尊師護以指 大明獨不許改上使書狀則以尊師之言為實不敢再請也如吾執迷之見則終不以為然也盖撰書者之意雖未易窺測然其

重關白者哉不過慟關白之威而爲周旋善處之計耳
盖隣使到此而後見不時倭僧乃做出不測之言以恐
動之一行蒼黃恼懼之狀余已知之矣但蠻夷雖不知
禮義利害則所明知也一介信使何關於其國而敢爲
拘留之計以毁百年之好乎此必無之事也金金下人
之惑固其所也何圖足下亦爲之惟惕作此等畏諳耶
倭僧之言曰今兹觀光之請雖出義智實關白之意也
關白之意只在於誇耀若不從順則還期早晚未可知
也夫足下之順悅倭心其素也僧言又從而中之故慄
慄危懼惕若兵在其頸　王命之重體貌之尊渾不知
爲何事初則欲駕而止翌日則中道而返今又必往乃

已遑遑奔命有若病風喪心之人此何等事體耶旅之
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
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以是
觀之足下之志高耶卑耶足下之觀光榮耶辱耶吉慶
耶灾咎耶嗚呼足下一身雖輕乃一國行臺也一行糾
正之責專在足下其任不亦重乎繩墨其身動必以禮
猶懼或失況不顧廉恥不守禮義饕餮自用如此予恐
所謂無忌憚者無乃不幸而近之耶設使關白實有不
測之計則非足下觀光之所能免苟無其計則雖不觀
光庸何傷焉當義智之來請也亦曰 王命未傳兩使
不敢請也顧書狀之來觀也嗚呼彼亦知傳 命之重

措辭斷事自成一段機軸何可誣也先則曰一超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
萬斯年是貴國欲取 大明而施日本政化之謂也後
則曰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云云是貴國以
我 朝今日之遣使爲有遠慮之謂也尊師畏以此朝
字指爲朝 大明耶其下又曰遠方後進輩者不可作
許容也是貴國先朝者許容後至者有戮之謂也又曰
于入 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是
貴國欲令諸國悉索弊賦從征之謂也書中處處脅我
國不一而足如此而謂朝字不指我 國可乎我 朝
以禮義爲重與貴國通好垂二百年而未嘗以一言毫謾

語相加也今玆通聘非畏貴國之威也實嘉貴國之義也貴國還俘獻馘請修舊好豈非信義之大者乎哉殿下大爲嘉悅特遣專使此實兩國無前之盛事也貴國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而反爲之張皇國威欲以兵力誇耀之至以先驅入朝爲文豈以禮交隣之義乎隣國使臣久留貴國之庭目覩功業之成實有欣賀之情矣及見書契則上窺大國旁脅隣邦凌侮恐動之言政如臨陣數敵之檄文豈曰玉帛相交之書乎雖然此豈盡關白殿下之意抑恐行辭者偶未之察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釋之者曰鄭國之爲辭命必經此四人之手而成故應對諸侯鮮有敗事由是觀之辭命之有關於人國者不亦重乎此實貴國撰辭者之所當體念處也至如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帝王之盛節也天子之於諸侯尚如此況敵國交際之間乎今書契字畫之不如式亦非兩國相敬之道也願尊師將使臣齎來之精善達于關白殿下改撰書契以付使臣則兩國交歡隣好彌篤關白以禮爲國之義益著於遠邇不亦休乎此非我 朝鮮之幸實貴國之幸也惟尊師亮之

與上使松堂書

某頓首言使臣不幸橫遭變故越海三月而入都入都

五月而傳 命傳 命四日而出都出都半月而受書
矣受書而書辭又不恭滿紙縷縷無非恐動迫脅之言
至以閣下方物入朝等語加之其凌蔑大國極矣通信
於百年之後羈留困苦者殆一年終乃奉辱 國之書
歸報於 君父使臣將何以為心哉夷狄雖無知不足
與較亦有曲直是非之辨使臣何可閔默而受去乎使
臣既以閣下等六字爭之於彼彼亦馳 啓許改矣猶
之請改也並其僭慢無禮之辭而改之不亦校乎此愚
所以爭辨累日而不知止焉者也明公與書狀意其生
事終莫之聽至於入朝二字一舉目可知為辱 國也
明公與書狀初亦憤之同辭請改矣一聽玄蘇無據之

說乃置而不論此何等所見也此書雖出於蘇手其誣
妄之言固不足信況渠已出都而書乃後至如蘇文短
者亦何能解見耶雖實解見非我族類豈告之以實耶
使臣所見明若觀火而不信我見反信人眼此何理耶
若不改二字則是以 本朝爲倭奴之藩邦而一國衣
冠舉爲其陪臣不亦痛乎宋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
以詔諭江南爲辭則胡澹菴雪涕慷慨寧甘蹈海之死
而不願苟活於小朝況堂堂 大國與蠻夷爲隣其爲
宋道兄弟亦已辱矣爲使臣者反甘入朝之辱而不爲
之爭乎明公之言曰使臣之見既不能無疑玄蘇之言
又如此姑信其言可也云云此以玄蘇之言爲據而爲

後日自解之計也使臣雖信玄蘇之言哉　朝士大夫
莫信之乎士大夫設或有信之者哉　聖明其信之乎
使臣若知其爲辱而假蘇言爲自解計則是自欺也自
欺以欺人欺人以欺其　君父可乎書狀又言曰書契
中雖有侮慢不恭之言歸報之後　朝廷自有處置非
使臣所知也嗚呼此何言耶傳曰大夫出疆安社稷利
國家則專之可也況此辱　國之言雖以死爭之非有
專輒之罪也乃過慮一身之利害惴惴然畏首忍辱不
敢出一口氣乃曰歸報之後　朝廷自有處置此何
言耶耿介一武夫也猶以遺賊於君父爲恥吾輩平日
讀許多書講許多義理其自許何如也一朝臨小利害

僅如毫髮而委靡頽惰恇㥘失措觸事辱國而不知
耻終乃載辱而遺諸　君父豈非一武夫之罪人乎言
念及此扼腕痛甚寧蹈魯仲連之海而不欲忍耻偷生
也不獨此也明公與書狀既不用鄙人之說鄙人不勝
憤慨欲貽書玄蘇以論之此非大段事也必百方沮抑
豈非慮邀變而云爾乎逮我之奮然作書也玄蘇猶知
其理直非但鉗舌實稱之其答書極言其爲是當初請
改閣下等數字也明公倘能廓舍已之量不以人而廢
言則書中慢侮之辭亦庶乎可改矣而况於字畫之大
小耶設使彼不許改使臣則自盡其道而已他何知焉
嗟乎既往之失已矣難追今則玄蘇既是鄙言矣三人

協心反覆開諭則豈無可改之路乎明公旣以玄蘇朝
大明之言爲是而書中不恭之辭則默默無一言故
玄蘇雖是我言而只以指 大明三字移及於別書紙
尾中乎亦可嘆也哉大抵一行之事則在明公書狀又
後而附麗之如吾愚妄者亦何爲哉雖慈智者千慮豈
無一失後若有悔莫謂今日夷簡不言也惶恐不宣

重答玄蘇書

一超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
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亦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
朝依有遠慮無近虞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
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乎入 大明之日將士亦望軍

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此言將入　上國蕩平區宇
開億萬斯年之化若於此時貴國先驅而入朝於我
則可無近虞矣如有後至之國則不可許容也其意
如此故其下繼之曰予入　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
營云云盖申先驅入朝之意而約束之也此果朝
大明之意也

某白昨承辱答不以鄙言爲過而深有印可之意不勝
銜感之至但尊師終以入朝之朝爲指　大明而鄙人
昨書所論亦失撰者之意故借加解釋如右願師勿以
強聒爲譖更加察焉盖愚所解朝字之意雖與前見微
有不同皆非朝　大明之謂也未知尊師有何所見而

云云若是耶大抵本 朝與貴國區域自分滄波萬里
不過纔通兩國雖有征討之舉豈能相與耶各守封疆
世敦隣好共享億萬和平之福不亦可乎今玆使价之
來非有他意我 殿下實欲結貴國之信義而已竊觀貴
國之書則所答非其所謝而辭旨張皇至此豈我 朝
始意之所到乎使臣只傳彼此之命耳其辭命所及則
似非使臣所與知也雖然兩國交際之間情意易阻若
無一价之信則豈能通彼此之情乎是故使於四方者
以尊對爲難如以奉國信往來爲能而止則孔聖何取
於誦詩三百乎尊師前聘于我邦也鄙人實主客者也
當初我 朝國以涉海通信爲難矣尊師與副官都船

主不憚久留之苦協心同力臨事善處克達關白之命故我 殿下嘉之始難而終許之尊師專對之才亦無愧於古人矣鄙人實目覩其事故信筆及之非敢誣也今此書契之辭實爲可駭我 殿下倘垂睿覽則寧無憾於 天朝乎爲使臣者皆默默而受去則非但得罪於我國其能免吾師之所嗤也哉昔宋遼之爭地也富弼告于遼主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合一榮一辱哉遼主感悟卽從之今日之事雖異於此其一榮一辱則同也可以言之哉 殿下遣使臣於百年之後是貴國之榮也貴國反以張皇威脅之辭加之豈非我 朝之辱乎富弼一榮一辱之

言亦有感於此時也且爲國之道只在於禮義而不在於強弱如欲顯名於邦域舍禮義何以哉使臣見關白之書不能無憾故敢以是陳之亦古者使臣獻策於隣國之義也望尊師念去歲靡盬之心亮今日使臣之懇與宣慰使對馬島主議之以達于關白殿下以全兩國之好千萬幸甚

擬答宣慰使書

某等白書契一事荷足下善圖得以改撰豈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光也隣國之人孰不曰海外有人乎幸甚幸甚第於書中有一款語意換之以義大有未安者使臣已出百里之外難於再瀆故姑且悶默齎去矣然足

下職爲宣慰通使臣之情而使兩國無阻者乃是足下之責也使者何敢不一言之以貽後日之釁乎敢冒強聒之誅私布下執事足下其亮之昔楚王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猶風馬牛不相及言其道里之遼遠也然齊楚雖遠乃是文軌之所同也一介行李往來無阻兵車乘車可與從事也若如我二國則瀛海爲壍區域自別實天之所分地之所拆固非風氣聲教之所能通也猶幸因緣末道得爲兄弟之國而各守封疆時遣信使而已吉凶慶弔之問亦不能相通者何也豈不以天險當前非人力之所能容者乎至時交際之難若是而況軍旅合從之事乎今書契內有曰欲一起天入

明國于時貴國重交隣之義當吾國則彌可修隣盟也
嗚呼此實闕白殿下之意乎抑行辭者偶爲夸大言以試
我 國乎噫貴人以所難則人將無以應之矣人不能
應之則責之者寧無望乎彼此交相責望則猜嫌因起
釁隙外生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交道者也兩女爭桑
尙興吳楚之兵兩國相責豈無可虞之幾乎我 朝之
與貴國事勢之不相接旣 如前所云云者而況 皇明
乃我 朝父母之國也我 殿下畏天之敬事大之誠
終始不貳故壯望神京 天威咫尺玉帛之使冠蓋相
望此實天下之所共聞知也貴國今雖絕和數十年前
曾有觀周之使豈不知我耶 一家於 天朝乎嗚呼君

臣之義乃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人而無此冠裳
而禽犢國而無此中夏而胡羯也　天朝我　朝之義
已定猶天地之不可易位也其敢有二心乎如有二心
則是手足戕頭目子弟攻父兄其於人理何如耶若貴
邦侵犯之計則各有謀國之臣固非使臣所敢知也至
於我　國之義則使臣之所明知也今見書契之辭如
此而默默無言而歸則是豈使臣之義乎宋之華元登
子反之牀而輸其情實尚能感敵人之心而成兩國之
好今茲使臣之所言者天之經地之義亘古今之所
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貴國聞之寧不爲之矍然動心悔黨
國之一言乎又有一說焉兩國和好垂二百年于茲矣

設有他國要結我　邦謀不利於貴國我　朝非徒不禁又爲之黨援以助之則未知貴國以我　朝爲何如也哉　朝自通好以來世敦交隣之信未嘗以一失援於貴邊交隣如此事　大可知以此反隅則莫不可黨隣而犯順也亦較然矣大抵兩國辭命不可不慎也辭怨釁紛在於是結讎生釁在於是非法之言害義之說何可形諸文墨說與隣國乎以愚度之此乃撰辭者失於照管恐非關白殿下之盛意也嗚呼足下謀國之良臣也亦嘗念及於此乎使臣此言非爲我　朝實貴國於貴國之義也足下倘以之轉聞於關白則亦保邦安民永全隣好之一道也不宣

擬與副官平調信書

昨承足下胤子書知以刷還事委往西海道幸甚幸甚我 國地方去平戶諸島不遠邊氓之漁採被虜者不知其幾也雖或有刷還之時千百於一二耳不亦可嘆也哉自關白捴政之後乃克誅鋤強梗平定四方以交隣通好爲急括諸島俘民一時發還其狗鼠爲惡者亦即刑于本國之市義甚著也信亦至也我 殿下嘉之開百年之路通玉帛之使兩國交歡三邊奠枕于以開億萬年無疆之福不亦休乎第念使臣在 國時聽得俘民之言上年刷括匆匆故脫漏者亦多有之今來于此又聞諸道路則與俘民之言略同此使臣所以累言

于足下不能自已者也足下不以使臣之言為煩即白
于關白殿下牒諸島再行搜括還自南蠻者一人亮送
于使臣今又送胤子于西海以督之必欲追及於馬島
足下之用意至勤矣豈但島中脫漏者皆得還土掠賣
南蠻者次第當並回也甚盛甚盛足下於去年冬不憚
覊旅之苦跋涉之勞再渡滄溟躬自檢括得藏之多刷
還之之盛實是前所罕有者也我 殿下多足下之功至以
二品崇秩寵之此亦無前之恩數也足下其亦知之乎
茲者足下又膺同謝之命與使臣偕往而致力于刷還
一事如此使臣復 命之日具由 啓達則我 殿下
嘉悅於足下者當何如也雖然言貴實踐事貴有終徒

言而不踐不可也有始而無終亦不可也足下既以諸
道提括言之矣又以交割於馬島言之矣使臣聞此言
今已四閱月矣以日月計之則雖在遠外者保無不及
之理况此諸道至近之處乎以愚度之想已齊到於馬
島以待使臣之還矣復何慮哉但恐諸島之臣奉令不
謹以致稽緩則使臣必將空手而歸如此則言果實踐
乎事果有終乎至於信文者使臣之所目覩也宣慰使
既不即送今又率還西海此何意耶使臣於此雖欲無
疑得乎然宣慰乃接伴使臣者也既以接伴爲名則雖
在他島者義當刷還况信文等二人方爲宣慰家僮寧
有占吝不還之理乎且當初使臣之來也宣慰既奉關

白之命迓于一歧則今亦護送于境上乃其職也自擅
瀆先發也不告而去雖甚無端猶有可諉者此必以刷
還爲急而然也終若領刷民追及于馬島則猶不失宣
慰之職也如或不然則於貴國事體不亦未安乎足下
往還哉　國非一再矣哉　國宣慰之待使客曷嘗有
往還之異又豈有一毫怠慢之禮乎今使臣旣與上副
官同行宣慰有無雖曰不關兩國交際之間事體决不
當若是也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日之事亦猶
是也足下其亦念及於此乎嗚呼使臣萬里羈留已經
一年矣懷土之情一日爲急然哉　殿下仁愛如天念
吾民虜奴於異域有若痒疴疾痛之切身拜辭之日

下敎若曰彼國之民有刷還未盡者爾等或言於接伴之人或移書於日本有司之臣據義周旋盡數刷出雖入南蠻者如有刷還之勢並宜圖之 天語丁寧盈耳洋洋使臣何敢以久留爲憚不待我人之至而惟越海爲急乎到馬島雖或有留滯之苦如不得傳民則決不敢棄 命而徑還足下其亮此意言務實踐事無倉終則足下聲名事業著著隣國隣國之所望於足下者爲如何哉足下其圖之 不宣

擬答對馬島主書

見書具審示意多慰使臣經年海外行李無艱此實貴主人向國之誠新太守扶護之勤何幸如之第緣主人

有疾未獲一面曷勝悵悵新太守承足下之意禮待惟
謹至以未得送行爲恨委差特送之船護涉滄海益見
足下事大之敬良感且荷但書中覼縷之事則自有
朝廷處置非使臣所與知也然足下委悉長牋責望於
使臣者甚重何敢不一言以曉之乎夫不許特送而嚴
守令肅拜者此非近年所爲亦非無故載藏而不承權
輿也其歲遣之額俱在　先王朝約條貴島豈無文籍
之可考者乎至如代官雖曰代太守施法此乃島中權
設之官非　朝廷所知也島主既受圖書代官又欲受
之則是一島二上也其可乎且庚午之變是乃島人自
速其辜而見絕于　大朝也足下所謂積惡之餘殃者

不其然乎今雖年遠人異何可輕壞舊章以復已廢之
規乎 朝廷之於貴島亦何厚薄之有有功則賞之以
職而許其來朝有罪則鐫其職而不許相通此已事之
明驗也島中如有願復其舊者足下何不令輸忠效勞
而聽 朝廷之指揮乎不然則足下雖望使臣之請待達
不可得也如何如何書中又有足下所不當請而使臣
所不敢聞者抑 大明取路南邊一事是爾夫南邊我
國地方也 大明我 朝臣事之國也由我地方而
犯我臣事之國則是假手隣國而身與犯上之事也設
有徑捷之路果如足下之所云者 朝廷其可開路以
嚮導之乎哉 國之法除釜山一路皆以賊倭論斷如

有犯者則邊吏必以軍法從事此貴島之所明知也而
足下今有云云之請者豈不以信使既通義爲一家雖
犯境行師亦無所禁故耶雖然貴國友邦也 大明君
父也今若許貴國便路則是知有友邦而不知有君父
也於人爲不祥於德爲從義匹夫且恥爲之況堂堂禮
義之邦乎復有一言可以取譬者足下試聽之介兩國
之間者貴島也足下東事貴國北順我 朝畏天事大
之敬至矣倘有賊寇借足下之路以犯兩國則足下其
許之否名爲事大而潛啓賊路則其反覆不信甚矣貴
國且不可出借路之言況足下而敢爲此言乎且足下
之言曰弊邦今之時勢至後五百年何敢如此乎隨時

勢講隣交好矣云云亦何意耶兩國和親只在於信義二字而已強弱非所論也若不以信義爲重而惟強弱是視則此實市井之交豈大國之義乎今關白建國之初首重交隣之義還俘獻馘其禮至勤故我 殿下特遣專使以答其意固非觀時勢較強弱而爲之向背也足下觀時勢云云者於是乎失言矣使臣則只以通信爲職何敢以此等言轉奏於 朝廷乎足下其思焉

與對馬島主上副官書

某白上副官對馬島主三足下兩國講和作爲一家故我 朝於貴國請款亦許其修聘信使往來殆將二百年于茲矣惟其滄海限隔聲聞莫接其存其沒俱莫聞

知故一番接待之後則雖累百年未嘗廢絶此三足下
之所曾知也今玆使臣之來也我 殿下念交隣之義
推恩數於諸殿有若京極細川等六殿處皆有禮物矣
及到貴國則右等諸殿無一人存者闕白殿下以信義
爲重不以我 國之不知爲可侮乃能處置得宜留禮
物以俟代職者而具載曲折于國書中俾使臣得免委
命於草莽其處事明白實非常情之所可冀及也嗚
呼闕白殿下之盛意既如此使臣何敢不盡言於此曰
以貽疑阻之端乎三足下其亮之夫周防之大內西海
之小二殿亦通聘于我 國而最親且舊者也去夏使臣
之過也業已致 賜物矣雖然使臣留貴國且一年亦

豈無聞見乎在都之日諸僧皆言二殿亡滅已久今到赤關則寺僧及村老皆曰大內殿義隆四十年前爲毛利殿所殺子孫亦皆夷滅今主周防長門石見等七州者毛利之孫晃元也至如小二殿則得罪於關白其亡亦有年代守其土者乃小早川隆景也云云本月初六日到藍島則島倭之言亦與赤關所聞無異也夫京僧皆知文字識古今者也其言必不妄也況赤關乃大內之管內也藍島亦小二之地也寧有不知之理乎以是觀之二殿之亡亦如京極細川等殿萬萬無疑也然於使臣之贈禮物也三足下不爲之直言者何意三足下之心豈庸衆人之所能測哉彼京極諸殿之亡三足下

非不知之也一國命令制在關白未稟關白之前三足
下何敢以國內事情透漏於他邦乎惟其若是故當初
禮曹之作書與使臣之傳禮物也三足下終不敢吐實
此固理勢之所必至也豈三足下有意於欺隣國而如
此哉此使臣所以恕足下之不言而益多其臨事慎密
者也今則關白殿下昭示大信已將諸殿存亡洞然別
白而言之矣惟茲二殿之存亡三足下更何所難而不
言之乎前之不言者以無關白之命也今之可言者以
有關白之令也前後語默雖殊皆合於時宜亦何害義
之有嗚呼使臣旣明知二殿之亡矣雖親見二殿之面
猶不能無疑況過境之際所謂二殿者未曾馳一介之

使以候境上雖或使人于㻓濵二殿之書乃一筆所寫也二殿摠統方面豈無寫手而借書於㻓濵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足下於是而不言則始爲害義失信而不免欺隣國之爲矣如何如何且我　朝通好於貴國者豈有新舊之異夫廢興存亡有國有家者之常今者毛利殿小早川既有二殿之土如欲代二殿而繼好則從實輸款以聽候　朝之命可也何必黯黯自欺以假聚上者之名號乎念惟二足下皆以關白殿下之心爲心者也必不以使臣之言爲非也使臣亦奉　命于我　朝以通信爲職何敢閤默受僞書以誑我　殿下乎此事理之至明且著者也三足下其垂察焉

擬重答上副官對馬島主書

昨承僉復書具悉二殿曲折得以袪疑惑之胸良荷良荷然細讀來書疑惑滋甚雖欲無言得乎三足下更加察焉來書所謂奉使外國者獨諳國事其他則不能者似矣然使臣留貴都五閱月矣京僧之通古今諳國事如上官者可車斗量載也貴國事情雖不敢出口至如二殿存亡則無關利害故人人皆能言之使臣何能記誰某也夫輝元之代大內隆景之代小二則謹聞命矣然足下以爲輝元隆景二殿之同姓也輝元則食邑毛利隆景則移居小早川故人以是稱之云云此則不敢聞命也盖大內之姓多大良也小二之姓源氏也兩家

世爲寇讎爭戰不息此異國之所明知也今毛利之姓則使臣雖不及聞然小早川實與元同姓叔父也果與源氏之小二爲同姓乎此一疑也大內小二乃諸殿之大者也撫有山陽西海之地傳世既久在人耳目今果有之則貴國童稚無不知之況識字之京僧管內之藍島赤關乎雖曰輝元食邑毛利隆景移居早川亦豈肯舍二殿之顯名稱縣邑之微號乎此可疑者二也上年使臣之過一岐也請令二殿使者受書幣于赤關則三足下既許之矣使槎若小留則豈不能面傳乎三足下托以關白促行匆匆過去使臣初以爲然一聽指揮矣叅于時關白殿下方在東征固無促行之理而所云若

此此可疑者三也鄙書所謂過境之時不馳一介之使者非敢歸責於三足下蓋初則許二殿之來受到赤關則曾不暫留二殿雖欲馳人候問得乎且今島主之先出也二殿既知使臣之還期矣獨不可留書境上傳付使臣乎附書島主而於使臣則不寄一字之間此何意耶臘月二十一日過備後境也有官舩過去舟揖甚盛問之則乃毛利殿朝京者云在京寺時小早川隆景來見至請觀射聽樂又請額字而去問諸寺僧則乃是都督侍從守豐筑二州者也毛利小川若果爲二殿而受書幣則寧有相值而不相問相見而不相謝之理哉此可疑者四也倭俗雖不知中華之字如本島及堺濱等

處亦有解漢字通書契者豈以二殿地方獨無識字者乎若果無之則今書契誰所書耶噫受隣國書幣莫重者也而無印信無圖書授借書於千里之外欲人之相信得乎此可疑者五也凡此五疑者雖使三足下處地而思能無可疑乎當初禮曹之作書契也譯官旣言于三足下矣若知諸殿存亡則其時雖未及言可向使臣道之也然而三足下不能者豈不以未稟於關白之故耶此使臣所以不以不言爲恨而益嘆其臨事愼密者也今則關白殿下處事明正若此何獨於二殿虛而爲實無而爲有乎三足下六稟吐實而不敢盡言者將稟關白之命而爲之善處也豈有他哉今使臣之受書契以

去者可欲歸報 朝廷而取進止也亦豈以二殿爲尙存耶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使臣之意亦猶是也願毋以觸諱爲可罪一以關白殿下之盛意爲心則彼此無疑阻之弊貴國信義益暴於隣國矣不亦美乎三足下以爲何如亮之不宣

答平調信書

自離室津之後風利舟快不得相待以行想得罪於足下也然去國一年歸意甚急此實人情亮恕爲幸槪倭下船事不過畏貴國之令而乃爾也何可深責乎今承辱書有伏誅云云之語此何謂耶此何謂耶使臣涉萬里風濤尊伏渠輩爲南針雖曰異人親厚之情何異一

家使臣罔以報答其勞常以爲嘆況因微薄之過請罪於其人耶足下待使臣至厚若有加罪之意則非所以待使臣也千萬垂察勿以此等言更示也三海雖遠水程皆在眼中雖無糧道爭利涉不難況與足下同行何必六人耶然重違尊意六人中差遂尚純吳汝文則可帶行也盛亮不宣

說辨志

副官請樂說

九月中余在摠見院平義智再度請樂余不許客有問於余曰今茲使臣之來也 朝廷必爲之賜樂者何曰以備宴用也曰宴必用樂者爲我耶倭耶曰爲倭也曰

然則義智之請樂也子之不許何曰　王命未傳也義智且不恭也曰謂之　王命未傳則使臣亦不得用樂也其用於所館者何曰所館則可都中則不可也何以言之夫樂之用不用初不繫於　命之傳不傳故在途接客也尋常用之何獨於所館不可乎若夫都中則非所館之比也　王命未傳之前我人出入猶云不可況可借樂而轟轟於城市乎嗚呼使臣入都今幾月矣彼不以　王命爲重舍置空山中無意祇受反曰爾有其樂吾欲聽之云云其辱甚矣在闕白猶不可敢況么麽一豎子乎且義智何如人也乃我　國一藩臣也何敢不敬使臣偃然請樂乎當初來請也我思之不審遽諾

之旋復思之有大一不可者存焉故諭以傳 命後借之
此實重 王命之意也及其借樂也伶人俱禮服以辭
於余余念伶人雖賤非私人乃 國人也當 命之未
傳也服禮服參技於盤奴此何等事體也況其請樂非
有宴集之事不過對一倡雜婦人以聽之也 大國之
樂爲一倭燕私悦耳之資其辱不亦甚乎至於後日之
請則尤極無禮矣義智不自使人而令使船詒倭傳言
是奴視使臣也義智何人而敢行令於使臣耶使臣何
人而又爲之聽命於義智耶書狀知其爲辱必待專伻
請之然後送之然亦百步五十步之間庸何益哉余之
所以爭之愈力者豈好辯而然乎客曰子言則然矣雖

然夷狄不知禮何可屑屑與較乎況義智乃我東道主人而先容於關白者也順其心乃所以悅之也慫之乃所以圖使事速完也子何遺大體而規規於小節若是乎余曰客之所謂借樂無妨者其意止此而已乎曰然曰然則客亦不免淺之爲丈夫矣古之使者當國家危亡之秋單車入虎狼之穴猶能杖義奮忠與之抗禮於片言隻辭之間不爲之撓屈矧我堂堂　大國之使入蠻夷之鄉不以禮義爲重慄慄然恐失其心唯其言是聽而不能自守使臣之體果若是乎且今使臣之來非有急於我而有求於彼也不過荅夷人之誠而與之爲禮耳有何所慴而求悅於義智以失　國之體耶客曰

一樂之借何關於國體而子如是云云奉使余曰奉 命
之臣使於日方未克傳 命則是猶處子之未嫁者也
處子未嫁而賣韓娥之歌謳以悅人則豈不爲國人所
賤乎 王命委於草莽不此之爲痛而發天樂於都中
爲悅人之資則與處子賣歌者奚擇哉一之爲甚況可
再乎乞之不可況傳令乎不獨此也苟在異國我人出
入寧可以暮夜乎伶人抱樂器達夜在都中無恒者常
人之心也安得其不無可慮者乎此又不可之一端也
嗚呼彼之不恭雖不足責若以 命之不傳爲辭則彼
亦人也豈不因使者一言而有所省悟乎若果如此則
傳 命之前使臣蹴踖之心不待言而自著矣李子釋

夫子荅公孫賈之問曰使公孫賈而知此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此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客唯唯而退乃爲之說云

入都出都辨

或有責余者曰子亦强聒者也入都出都皆有爭何耶余曰入焉爭之爭其禮也出焉爭之爭其義也夫奉使者之禮服敬　王命也國中尚如此況異國之都乎入人國都而不以禮服則是輕我　王之命而蔑隣國之君也其可乎或曰國中禮服爲外臣祗迎也今倭無迎接之儀而爾白又出外使者何必禮服耶余曰君子之所以正衣冠尊瞻視及平時持身之法也平時尚如此

况奉 命着乎本 朝奉使者非但祗迎時爲然在道
亦禮服此何爲者耶倭國雖曰蠻夷我 朝旣以隣交
處之其言皆用敵國禮使臣何可以褻服入都郭且
其禮服非尊倭國實所以敬 王命也安問關白之存
不存乎抑有一說焉島中之人無異坎井之蛙今使臣
之來也必想望其風采拭目相待矣比其至也衣冠非
偉然之客威儀無可則之度則彼非但失望而已必將
曰孰謂 大國之使乎乃草莽眇劣之人也如是云云
則於我 國其有光乎於體貌其無損乎以參賜之才
之德宜乎儼然人望而畏之矣然造次之際尚待其修
客况他國之使乎不寧猶是前入堺賓也旣禮服矣於

外則禮服於都則便服此何等舉措耶或曰子言則似
矣上使書狀既不從子言矣子烏得違上使而獨爲禮
服乎余曰此則余之過也善乎客之責我之忠也雖然
亦有說焉我之先禮服者所以爭之固而亦必服也及
其不從也欲爲之便服則衣橐已出矣此則書狀之所
目擊也亦且奈何哉是日也都人士女傾國出觀至於
宮婢達官着殺闌下而瞻前顧後衣裳草草不亦埋淺
乎觀光者至我前或跪膝叉手致敬如禮而其他則覩
之蔑如也如此然後益信修容之不可以而所爭之不
爲非也白衣書狀至此悔之亦何益哉至若出都之時
則有大義存焉豈待辨說而明乎夫奉使者不受國書

則是事未竣也自古使臣曷嘗有事未竣而出都者哉
彼雖以堺濱受書誰我關白在都矣不於關白於何受
書乎使臣若據義開諭則可片言折之而但以脫身虎
口爲幸不顧義命空手而出此何等使臣耶不獨此也
鄙人雖無狀亦　朝廷之差遣者也處此大事而不與
之通議及我之爭也邁邁然揮斥之催車叱駕不許小
留設使所處皆是亦非同事之義況未必是乎嗚呼堺
濱百里外地也使臣出此則去都已遠雖有開諭之事
誰與言之轉眄之頃一句已過而書契尚未入手相與
唯唯書空而已臍可噬乎以是觀之今者所爭孰爲禮
孰爲義耶五噫之餘仍爲之辨以俟後世之子雲云

倭人禮單志

入海之後受職倭人爭致下程使臣一皆受之而行回禮所以答向國之誠也七月中行到塤濱之引接寺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禮單其書曰　朝鮮國使臣來朝云云余初失於照管因修日記而覺之乃招舌官曰倭饋已受乎曰受矣倭使已去乎曰在矣其食猶在乎曰分矣即令陳世雲告上使書狀曰倭人以來朝爲辭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　國乎辱　國之食斷不可受而始不致察至於分饋下人將若之何上使曰夷狄之言何足較乎書狀曰吾則初已覺之而無知妄作也且置之耳余大喟然曰夷狄雖無知使臣亦無知乎古

人於取與之際一毫不放過惟其義而已吾輩爲使臣
而受辱　國之食則其義安在哉余觀倭饋皆市貿之
物也初雖誤受今若照數貿還曰設禮單失辭旣覺則
義不可仍受故即令市給可歸報爾主云則辭嚴義正
可洒其辱也上使書狀曰業已受之至於分饋今何可
屑屑爲余曰貿給雖似屑屑然留食則甘其辱也還之
則洒其辱也何不可之有况必爲之貿給者所以示名
義之至嚴也其處置不亦光明正大乎上使書狀乃許
之即貿還而具道其由使者曰吾儕小人不解漢字到
此倩書於人雖措語失辭非吾主所知也今承明教不
勝慙懼但小的奉吾主之命而見却於使臣將何以歸

報耶請使臣客改書領留焉都船主又使人曰彼以書
文來呈余令翻之而余亦不分魚魯致令寫手失辭罪
實在我非彼所知乞貰余罪焉上使書狀曰使者之實
如彼都船主自訟又如此客主之間豈無人情姑受之
何如余猶難之而不能終執也時余適入醉鄉書狀戲
謂典籍曰副使之肯從乃歡伯用事也不然豈偏性詒
難回也余聞之相與一笑而罷至月十一日使臣重到
引接寺西海之肥前州源久成等來致禮饋且書辭又
如前倭焉世雲私謂使者曰前者某倭失辭使臣已擇
之矣安可以此等書呈于使臣可速改也已乃入告于
余余曰世雲之罪可扶也書辭如彼則宜告使臣以聽

處分而經自卻之是世雲爲使臣也欲杖而止翌日倭
人改單以來余謂上使書狀曰西海之倭前既失辭而
使臣卻之不嚴故今又如此其辱危大矣請不受何如
上使書狀曰前則親見其書故可卻也此則使臣之所
不見也待遠人理宜包荒黑白何可太分明也余曰不
然世雲之見即使臣之見也其可受乎嗟乎喜衣發金
而謂人不知不可也掩耳盜鐘而謂人不聞不可也然
則心實知之而外若不聞可乎三者事異而其自欺則
同何不思之甚也且係使臣之一身則包荒猶可也此
則辱國大矣使臣既不能華 國反欲包荒於辱 國
乎書狀曰前許改書而受之此亦改書矣前後二三其

德可乎余曰前則至於貿市而却之義至嚴矣都船主又自當其罪故可黽勉從之此日之却乃世雲也非使臣也謂世雲已却而使臣悶默受之則是義行於世雲而不行於使臣也不亦可羞之甚乎嗚呼却此食而至於激變則上使書狀之言是或一道也却一朝倭之食有何所關而不顧禮義如此耶彼倭識無知固不足與較一國之倭豈無解事者乎却一倭食甚微而暴義於一國甚大此非處事之善者乎今行許多所失都在怖死二字上故卑污屈辱之事隨日輒生不可彈數且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反覆爭辨而終莫之同余不得已請於同禮時不書副使且不分食於從者上使

書狀乃送書通信使而不列余名其所分酒食余不受人令倭人等嘆之噫上使書狀實專蒭之才也講明義理之日有素豈胡亂處事者乎今次辭受之節必有義也姑記淺見以俟智者云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海槎錄

朝鮮國沿革考異 先生奉使日本時倭僧宗陳問大明一統志所載我國沿革風俗先生逐條作此錄以示

周爲箕子所封之國 出大明一統志下做此

箕子殷同姓之親也紂爲無道箕子佯狂爲奴及武王伐紂革命箕子陳洪範於武王而不爲之臣武王封于我國待以賓禮示不臣也都平壤今之西京也在國都西北千餘里立八條之教以教民民化其德遂爲禮義之邦又欲行井田法至今阡陌尚存箕子孫相傳千有餘歲其陵墓在今平壤府城北 國家置守戶以禁樵

敎立廟亭祀號箕子殿置壽郎以奉香火春秋 降香幣令觀察使致祭 箕子之前有檀君朝鮮檀君與堯並立歷年千餘歲後入太白山爲神○朝鮮鮮明也地在東方日先明故謂之朝鮮

秦屬遼東外徼

秦始皇并呑六國而不能臣服我 國志所謂屬遼東外徼者非也

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

箕子之後衰微傳至箕準燕人衛滿避秦亂逃來奔箕王之弱聚衆據國箕準王浮海而南至金馬郡居焉時國內遂分而爲三曰馬韓即今全羅道曰卞韓即今忠淸

道曰辰韓即今慶尙道三韓之稱始此志所謂衛滿據
其地云者乃平壤舊都之地三韓則不能幷據也
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
并爲樂浪玄菟二郡
漢之所定者乃衛滿所據之地非朝鮮之全地也
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末陷
入高麗
公孫度所據者即高句麗遼東之地非據高句麗全地
也蓋衛滿之後三國鼎峙曰高句麗都平壤即衛滿所據
之地曰百濟都扶餘即卞韓之地曰新羅都慶州即辰
韓之地地方皆數千餘里晉永嘉末遼東之地爲高句

麗所取而志不言其地陷入記之亦不詳也且高字下落
句字高句麗則高氏國號高麗則王氏國號也

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鴨
綠水東南千餘里

三國時高句麗不服于唐太宗率天下兵親征之攻遼
東城拔之進攻安市城不克乃班師高宗即位遣左僕
射李勣伐之始拔平壤城置安東都護府高句麗遂亡
志所謂子孫東徙者非也且唐之所拔者高句麗一國
也其後唐不能有其土皆屬新羅

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土益廣幷古新羅百
濟而為一遷都松嶽以平壤為西京

王建前朝高麗始祖也新羅末弓裔稱後高句麗號鐵原在今江原道甄萱稱後百濟號全州在今全羅道麗祖皆討平之新羅王亦納土稱臣遂并有三國之地其後又征西北蠻夷闢地數千里女眞靺鞨之地皆入版圖志所謂闢地益廣者此也但此時高句麗之亡已二百餘年麗祖實代新羅而爲王志所謂代高氏云者非也且王氏自初定都于松岳非自平壤遷都也

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摠管府畫慈悲嶺爲界

高麗末叛臣趙位寵割據西都 即平壤也 高麗討之位寵窮蹙以西京投降于元元乃置東寧路以慈悲嶺爲

畧其後位寵伏誅元乃以西京還之至今爲我土

本朝洪武二年止二十五年其主恭 昏迷衆推

云云主國事止詔更號朝鮮

高麗之末天祿旣訖時王累代失德國內大亂冦賊外侵黎民塗炭我 始祖大王有神聖文武之德外平巨冦內安百姓威德日盛天與人歸因億兆之推戴遂登寶位踐祚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麗王雖讓國而不失富貴以天年終即舊繼立崇義殿賜土田臧獲以奉王氏有功德之主立其子孫爲殿使主其祭祀至今血祀不絕

風俗考異

柔謹爲風

我國人性謙恭遜順慈祥愷悌入則修事親敬兄之道出則盡忠君死長之義和睦宗族周恤隣里吉凶相助患難相救士大夫崇禮義勵廉恥農商工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非但柔謹爲風而已

戴折風巾服大袖衫

折風巾未知何時所着大袖衫大口袴亦未知其制想是遂古所服也今則文物大備朝服則着金梁冠有五梁三梁二等官有高下故也下同紅衫上衣下裳以紅綃爲之前蔽後綬左右佩玉制如毛詩雜佩品帶有犀金銀角四等象笏有牙木二等素襪黑履此則三代之

靸也○公服則幞頭貼絹布黑漆爲之有兩角朱衫大袖盤領其長至跟兩腋有衽革帶有金角二等黑靴此則隋唐之制也○時服則烏帽黑團領有錦絹紵布三等品帶黑靴○常服則烏帽紅團領有絹紵二等品帶黑靴○燕居服則冲正冠程子冠東坡冠鬃笠絲笠竹笠漆衣道袍直領貼裏褏方衣衣制不一色亦多般錦帶或紅錦或青錦絛帶以絲織之有紅黑二色○祭服則金梁冠黑衫上衣下裳前帯後綬革帶左右佩玉象笏素襪黑履公祭所服也私祭則烏紗帽黑團領品帶黑靴已上乃士大夫冠服也庶人則無禮服盖禮不下於賤者故也但以布綿爲常服絲苧以上則不得服之

男女相悅爲婚註云云

我國素秉禮義婚姻之際尤致其謹不娶同姓雖異姓近族則不娶又有三不娶逆家子不娶叛逆亂家子不娶淫亂世有惡疾不娶必擇門户相適家風修整者與之議婚先使媒氏通言兩家相許則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徵納幣親迎等六禮行六禮時必先告祠廟○王公貴人則備六禮士大夫以下則只行納幣親迎二禮從簡故也至婚日兩家鄉黨宗族各會其家以相其禮兩家父母各醮其子而命之壻往婦家奠鴈再拜遂迎婦而歸婦入夫家夫婦行交拜同牢合巹之禮翌日婦謁舅姑舅姑坐堂上南向婦行四拜于堂下有獻幣進饌

之禮第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婦四拜于階下是日壻往婦家見婦之父母壻行再拜禮㊂國朝婚姻之禮謹嚴如此安有相悅爲婚無聘財之理中國傳聞而誤記之不亦可痛矣哉如庶人則不能備禮多有苟簡之風然其父母必通媒妁納幣而成禮亦無相悅之婚所謂相悅者如貴國傾城者之所爲也我國亦間有此等淫風而國人賤之不齒人類其所産子孫不通仕路㊃士族婦人則不許改嫁失行則綾子孫亦禁錮

死經三年而葬註云云

我國喪禮一遵朱子家禮又參用周儀禮酌古今之宜稱情文之節無有徑情而直行者實聖王之中制也人

初終則有屬纊以新綿置口候氣絶復招魂也揳齒拄齒使不閉以備含珠也剪爪揃鬚沐浴襲以衣被體內用襲服外加正服又加巾帶及履飯含以無孔珠置口左右以淅米小許實于口中不忍虛親之口故也魂帛以招魂之衣置笥束帛依神靈座象生時衾枕几席無不具置魂帛于其中銘旌用紅帛書某官某公之柩揭之長竿立于靈座之東帛長有九尺七尺四尺三等治棺以松杉爲之極其堅緻以漆漆之設奠之禮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入棺也是日乃成殯朝夕則上食象生時也朔望則殷奠殷盛也三月而葬過時不葬者有罪〇前期卜葬地擇日祀后土開塋域穿金井壙深九

尺下外擣四面加灰隔厚五六寸堅築如石葬日乃下
棺而築之多多益善所以去永禦木根迫灰隔畢實土
堅築之平土訖題神主以栗木爲之其制高十二寸象
十二月廣四寸象四時圓頂象天方趺象地陷中勒額
旁穴陷中書官職姓名粉面又題曰某官某府君神主
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云云所以依神也題主畢埋魂
帛乃封土爲墳奉主返魂于家或廬于墓側三年後還家
返魂而三虞虞安也體魄歸地精靈無所依托故三祭
而慰安之三虞而卒哭虞祭後遇剛日行卒哭祭◎葬
前則象生時奠而不祭葬後始備祭禮有爇神降神三
獻侑食辭神等禮卒哭而祔廟以神主入于祖廟行祔

祭後奉神主還于靈座不廢朝夕上食終三年期年而
小祥亡者初忌日也再期而大祥亡者再忌日也祥祭
名踰月而禫禫祭名至是喪畢乃食肉○凡喪禮不用
浮屠法○爲人子者父母亡則去上衣吉服也被髮徒
跣哭踊無數三日不食粥飲二日而括髮括束也初終
則被髮至是已小斂故爲子女者以麻繩束髮四日而
成服服有五等曰斬衰曰齊衰曰大功曰小功曰緦麻
也斬衰齊衰則以極麤布爲之大功小功緦麻亦有麤
細之等○斬衰三年父母服也又斬衰三年夫服也齊
衰期年祖父母兄弟叔姪及子女妻服也齊衰五月三
月曾祖高祖之服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訖

旁親之服也居於中門之外寢苫枕塊不脫衰服不與
人對坐不與婦人相見晨昏哭于靈座前上食時亦哭
近朝夕之間哀至則哭于靈座卒哭而疏食水飲既食
糲飯也自初喪至此始食疏食而菜果鹽醬則不食 小
祥而練服 以練麻布為冠服 大祥而禫服 白團領素冠
素帶 禫而即吉 吉祭而復寢 禫祭後別擇日合高祖以
下四代神主于正寢而祭之祭訖還奉神主于廟中卒
龕自此即吉入于內寢 ○喪禮謹嚴如此寧有三年一吞
葬之事至於埋訖以死者服玩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
取而去則尤悖理也蓋我國之俗凡民有喪莫不匍匐
救之親戚朋友之喪則必以錢財衣服香燭等物來賻

哭泣弔祭各盡情禮若於葬日爭取死者之物則是與禽獸盜賊無異也曾謂禮義之國而忍爲此乎

國喪

君喪則卿大夫以下百官斬衰三年無職人則白冠白衣白帶王后服則百官齊衰期年無職人則白衣冠帶凡國喪公朝則着布帽布團領布褁角帶燕居則白衣冠帶○國喪之禮最重且嚴今不能盡記姑因百官所服而及之

好祀鬼神修宮室註云云

我國所祀者宗廟 本廟在昌德宮東奉安 太祖以下列一室神主四時孟月有享朔望節日有祭有新物則薦

〇原廟在景福宮東奉安 太祖及四親神御春秋一時
上食四時以下 祭享同 太廟〇社稷社主神也稷穀
神也有土然後有國有穀然後有人故有國者必設壇
遺春秋祭之壇在國西非但國都各道州縣皆立其壇
令守令祭之〇已上 宗廟社稷大祭則 主上親行
有故則宗宰攝行〇山川封域內名山及河海之神立
廟設壇暢春秋 降香幣祭之水旱亦祈禱〇風雲雷
雨星宿表其封設壇場春秋 降香幣祭之水旱亦祈
禱〇已上諸神之祭所以為民祈福也〇先聖先師聖
廟在太學館中有正殿有東西兩廡奉安孔子以下四
聖十哲于正殿從祀歷代大儒于東西廡每歲春秋仲

月上丁釋奠　國王每歲春秋擇日視學親行酌獻之
禮令諸臣分獻東西廡禮畢御明倫堂進諸生横經問
難教以三綱五常之道館中諸生常留讀書者數百餘
人豐廩饒以養之設師傅以教之師傅官大司成以下
數十餘員分掌四學之教各道州縣又設鄕校教誨學
生立聖廟春秋釋奠○忠臣義士孝子烈女立祠旌閭
所以勸忠孝節行於臣民也○城隍城隍所以守國禦
暴也故春秋祭其神○厲祭祭國內無主孤魂國都及
各邑皆有壇春秋祭之○五祀曰奧曰竈曰門曰行曰
霤五者守宅之神也三代以來莫不祭之○已上王國
所行之祭也卿大夫以下則但有家廟四時節日薦新

忌辰祭而已等祭也皇天后土天子所祭故我國則無
其祭大穴隧神亦無其祭卿大夫則祭其三代庶人則
祭其考妣一遵禮文不得僭越此外則皆不正之鬼神
也士大夫敬而遠之不爲祈禱唯無知小民或好淫祀
官必禁止○我國宮闕不尚奢麗不取宏壯唯以儉素
爲主無金銀之飾無雕斲之巧而其制度規模則皆三
代之遺制也卿大夫之家亦有間架大小之差不敢僭
擬宮闕如有奢侈過制者則必置於法卿大夫如此士
庶人可知

俗知文字喜讀書註云云

此則頗詳記國俗然我國之人非但知文字喜讀書

而已　國家作成人才之方無有不至內則有大學館四門學外則有各邑鄉校又有書院學堂取王公大夫之子及民之俊秀者教以小學大學之書使知事親敬長修己治人之道稍長則四書六經諸子百家無不誦習爲學尊以性理爲主治心爲急不治心性而徒事讀書作文者人不之貴也士之習尚若是故孔子孟軻之學常明而三綱五常之道大行禮樂文物粲然極備與中國無異

居皆茅茨

國都人家皆蓋瓦外方亦然雖草野之人皆茅茨

巾幘如唐註婦人僧尼皆男子拜

我國婦人有肅拜之禮兩膝跪地舉首伸腰兩手至地而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僧尼則兩膝跪地叉手而拜與男子拜不同

崇信釋鬼註云云

我國亦有佛字而皆在山中不與閭閻相雜僧人不得闌入都中亦不得留在人家神堂則或在閭閻或在叢林中士大夫有識者則一無崇信之人唯村巷無知之人頗信奉之且有疾則以迎醫檢方合藥爲事無有拘陰陽不服藥咀呪厭勝之事志又曰至親有病不相視飱云云此又悖理豈有爲人子而不見親病不視飱饔之理若果如此則曾禽獸之不若也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 國法豈容如此之人乎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風俗之各異不足怪也但我國自箕子以來禮義成俗與中夏無異其中所不同者乃委巷閭小小土俗也 皇明採拾道聽之說錄在志中其語多鄙俚無稽外國之人足跡耳目未嘗及於我國則必以此志爲可信豈料其僞也哉以此觀之貴國風俗所錄想亦多不實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志之謂也不亦可嘆也哉吾師適問及故略擧國中禮俗之一二各註其下以辨其誣是就志中所及而明之非謂國俗可言者只此而已惟師亮之且貴國風俗如有不實則亦錄示破疑幸幸

甚悲

萬曆十八年庚寅九月上辭云云

附錄

答副使書　宗陳

蒙示朝鮮國考異一冊貴國風俗一舉目可得其實深荷深荷後日見博陸侯當對舉云云 博陸侯指關白也

此海槎錄一帙 先生在右道時山陰倅金洛請借見 先生許之 先生歿後晉城陷賊兵充斥列邑山陰亦被焚蕩此錄失於其時亂後朴參判叔彬行到一村見主人持一冊將以塗壁視之

則乃此錄也即以求外易之以歸使傳誦於家遂
因都事鄭子亨推來人皆以爲天也初合爲一帙
卷重不便考覽金於巖借去時分作三帙云癸丑
冬月完山崔晛書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終

祭文 附錄

遣禮官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八月己酉朔二十三日

辛未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天樞諭祭于贈吏曹參判金誠一之靈惟靈天挺人豪嶽降之神有德而文蔚爲名臣嚮命乘槎蠻酋褫魄仗鉞專征眞儒無敵許以驅馳死而後已九原難作三軍疇倚略擧褒典豈曰酬功屬于初服眷茲孤忠千里遣使酹以菲薄不昧者存庶幾一格

祭鶴峯先生文　　趙宗道

直節載國簡策勳業著人耳目萬古不死而長存吾
復何贅說也論事則未嘗偏執已見咄咄乎吾儕之
分受其責臨終則未嘗語及家事諄諄於漢賊之不
可兩立此吾所獨聞而非外人之所共識也地下難
曰相逢此別寧不痛哭

又　　　　吳長

懇懇忠信之君子凜凜社稷之純臣廊廟危言作柱
石者十載風塵仗義揭綱常於千春於人已全在天
何嗇長得臺有日長慟非私仰蒼天而獨爲念民生
而何祿非物之腆庶歆予誠

又　　　　李魯

嗚呼天之生孔明於炎祚欲終之際則似矣而出師未捷長星遽隕則天意未可知也宋之得鵬擧於國亭既去之餘則壽炎而義旅方振矯詔忽班則宋祚其不替乎嗚呼痛哉人之死生孰主張是國之存亡孰權柄是人之死生抑自由其命而國之存亡天亦無如之何也歟嗚呼痛哉矯詔不下而長星不墜則人無惡也天無憾也而孽天之隻手未折遏洹之三呼遽絶咎人乎咎天乎蒼蒼昧昧咎無歸處嗚呼痛哉惟靈間世精英盛年華要抱顏繩愆則朱御史辛諫議張膽論事則呂侍講陳待制直辭動容讜議朝陽之鳳群奸側目凜凜殿上之虎況學有淵源行爲敎

素奮華摛藻則雲間陸而日下杜嘶 命出使則屬
國蕃而太常從雍容討擇軟軟小詭之精神慷慨傷
時烈烈孟博之節操獨到古人之未到能言一世之
難言疇禔公剛宋廣平鐵石之腸耶孰汚公清張季
通玉雪之精耶世慕顧以行公何揭也衆喧嘻以生
公獨割也愛君之忱不以疎外而小沮復讎之憤寧
有寢食之暫忘簿牒之片言隻字懇懇乎皆出肝膈
激勵之危辭苦語藹藹然感人心腹堂堂扶俗之高
標惓惓憂國之血誠其不得復見於斯世也歟已亭
已亭天曷故哉紫府喧驚公作上賓騎箕尾出六合
公應快活俯視下土歐勸若何月明霜宵鶴唳于天

非公也歟嗚呼痛哉當時之事岌岌乎殆哉君臣之
義掃矣向背之幾戚矣　國家之不失爲　國家以
至於今日亶由於嶺南之不失爲嶺南而嶺南之不
失爲嶺南繄誰之功歟使嶺南而不遇公則嶺南其
得爲嶺南乎哉雖然公亦不遇嶺南則安知夫公之
不祿也不于鬼而于人乎其平生忠義之大節幾不
得暴白於天下後世矣言念及此不覺心折而骨驚
嗚呼痛哉曾誠何人生并一時夙攀蓮鑣之聯翩睨
契松盟之膠漆與學士樓上共草招諭之文換鵝亭畔
分佩召募之符二年油幕綴蔑絲毫之裨千里關河
久陪驅馳之勞人謂我在公獨不遺人謂我思公獨

不棄壬辰季冬之月違袵逢曙之話靈其忘也歟支
離盈尺之牒反復虛實之論靈其忘也歟嗚呼痛哉
矗石城中我含我殮方丈山麓我窆我啓臨絕之音
一何喨哴憂愛一念入地不化公之心事我實知之
我之有言靈其鑑諸不隨公去獨留何爲凉凉一影
踽踽何歸獨立悲歌宇宙茫茫重泉他日相會握手
握手何言長笑而已破縣何有一學秋露至情無文
噤不成章再拜而哭靈彷彿其若臨嗚呼痛哉

又　申之悌

嗚呼公之生於世也五十有六年前無愧而後無怍
立身行事皎如青天白日有非死生榮辱之能奪惡

信篤敬一不離乎身而行於蠻貊危難傾覆不變其節而期於恢復嗚呼五月渡瀘之諸葛出師未捷而星隕何亟三呼過河之宗澤有志未就而天奪何速時耶命耶伊公又至於斯耶耶盖斯世之無祿嗚呼哀哉如是而生如是而死亦可謂能事既畢至於成敗利鈍不在我者豈足以論公之事業想有中正剛大之氣在天爲星斗在地爲山嶽亘宇宙而不滅嗚呼吾人之一不肖無狀往來於門下者亦既有年仰高山而敬服風猷顛倒以至於今日之不棄獨悵悵兮誰訖爲公私而慟哭冀遺靈之來格嗚呼哀哉

又

金誦

剛大之氣淸純之質才惟天授德是心得早承庭訓
志絶外紛從遊退陶學有淵源趨向旣正踐履又實
對策龍墀作禎 王國蜚英翰苑振綱臺閣入匏
天顔嘉賞褫魄出持霜斧貪夫股慄嗟爾直道不容
何病百里淸風三年惠政鰥寡有養豪猾無橫解寃
以公折獄惟明乃知君子隨遇而安榮辱進退一心
如冉吉難其選專對之辭叔父朝天鸞翔鳳儀吾
王至誠誕敷明白百年垢辱從今始雪不遇盤根剸
器何別叔父入海龍旗王節仗忠與義樽心敬服蠻
貊可行聖訓不忒彼何人斯恇怯謬悠辱 命無恥
偷生是謀羝羊可乳其敢有渝竟全其節文忠不孤

吁嗟象啄孰知余情寵以高秩匪公之榮半歲國學
士有標的數月 經筵君有藥石朝野相慶王綱載
肅如何十寒無賴一曝朝待 銓臺暮戍海關獨覽
王事寧憚險艱嗚呼痛哉 國運不幸島夷猝發棄
我狙安肆其蠆毒列將鼠竄長城瓦裂 鑾輿塞外
鳳關巨蹶八道無男萬姓其魚猗歟叔父忠在其性
誓身當賊疾風知勁 天譴反嚴識臣誰識儀家
宵命日黑衷由誓心而起傳檄列邑忠謀既立烈士
爭集桓桓郭將投筆荷甲佗佗金公傾財募兵人樂
赴死孰思退生義旗一揮兇鋒四挫並聲遠馳 行
在感泣倚為干城委任方伯叔父受 命益自兢惕

業勵守宰招撫生民臨機應變所在如神截彼寇頭
居昌之鎭竪摑列幟坐麾賊陣頷頷晋城湖嶺保障
修以利兵守以名將能使強寇百戰百鈍始疑鯨呑
終見星逝允諸義略胥可彈錄反側歸順頑懦有立
庶盡臣職恢復漢業那知蜀營遽驚星隕彼蒼茫茫
無從詰問夷人酌酒害氣彌盛忌見屠戮誰知忽病
英靈不死瞑目無地葬我衡山乃其素志歸之鄕隴
罪在猶子嗚呼痛哉昔我先祖積德家庭諸父五人
人比五星寒違折桂並美聯馨厥孫獲戾禍患相繼
痛哭何歸攀擗無逮猶有所恃叔父在堂祝以南山
眉壽無疆胡然今日使我永傷顧我顓蒙於人無狀

忠信孝悌繼承勉奬見一才行必加推義聞一不善
必先責己曁冒科第待罪受局公暨絲綸同入禁闈
乘間侍側誨我切至奉以周旋言尚在耳頸卧旅舍
遘癘疫疾公迎良醫終始治藥至誠所感回念既絕
息同生我欲報罔極仗鉞之秋駟馬東首治分陝西
旋向江右臨別謂我爾毋徒死再拜而受竊自增氣
去春一書貽我及弟曰余憂危將不久世門户之望
汝等是屬何意斯言乃是永訣愧我不肖違此百罹
從軍歲餘尼　駕天運殘未遑稽喪孝居次歸來千
里倏經一祀宿草已荒溫顏莫承含懷之痛泰山之
崩哭不盡哀言不盡情酸腸薄奠□在徽識嗚呼痛

哉

又　　權春蘭

聞鶴峯金公將有遠行謹以壺果遣舍弟春桂敬酹于靈座之前嗚呼公之來自晉陽而至于鼓山未一月迨今聞徙即玄宅以來日何不信處而若是疾耶蓋人事有始而有卒欲留之而不可得耶抑亦厭塵世之汚濁乘彼白雲遊帝鄉者耶公歸豈無所使我獨行而踽踽則哭之慟不自知其不可也昔嵩凡遊之下欲叙平生之懽而竟未聞一語之誨慨然優然痛矣死生之別也以不肖多病而慵陋自分不數於人類章棄掇而見容豈[illegible]巽之有素鶴之必[illegible]詩乎

蒼蒼曾同雲寺之晤語漢之陽流水湯湯樂多意氣
之許與人生或有離合之不齊蔑夫一日之三秋
公之使日域之同也適病在閫部之日喜且悲萬里
之言旋奉危酒爲壽而明發厚手書於厥後戒以酒
而憂以病累二豎之侵尋遂罷歸而不獲已自爾雲
樹之相阻卷不日而不月痛冦賊之亂我心欲死而無
所於公乃受命於一道招集義旅曉諭之以秉彝廣
發雪恥之有壁壘倚于城之堯壯何圖天不助順將
星遽隕於營中以有無關國家輕重人欲百身而不
得吁嗟將耶命耶亦天道之難知嗚呼公之令女子
歸我之子而爲室慘慘焉相見輒悲情益到而篤不

忘在上年積谷之達奏實以病之祟而亦有命也耶
知此後無相見之期至隔黃泉千萬古也嗚呼公之
才之業人皆稱道而可述公之德之心以吾所觀而
愈服急病攘夷公之殉國之忠也蹇蹇匪躬職是王
臣之故也況討賊盡瘁而後已求如公者伊誰今也
則亡邦國之癘也嗚呼御家庭而以禮接朋友而以
信臨民則有仁威之並行立朝則有正直之風節篤
敬行於殊俗仁明著於奉使與夫懇懇之誠切切之
論今皆不可得而見則吾黨之不幸而多士之悲也
嗚呼天有晝夜人有死生百年孰無此行但有先後
之差耳即遠有期祖道載設病我癡狂體雖存而心

則死奈何此別長慟欲絶嗚呼靈其知耶不知耶以
吾之知公而公豈不知於我也文以爲贐庶幾昭格

又　黄汝一

夫天地純剛正大之氣涵育萬物周通六合磅礴而成昭乎
日月不足以盡其明崒乎喬嶽不足以盡其靈奇乎
麟鳳龜龍不足以盡其異精乎金玉琅玕不足以盡
其貞其必惟人得其貞得其異得其靈明而爲忠爲
孝爲貞亮爲滑稽爲瑰奇絶特爲規矩準繩故自周
漢以來直而爲柳孝毅而爲萇弘醇而爲仲舒激而
爲賈生烈而爲蘇卿時乎忠義則首有字而帶有贊
時乎慷慨則擊其楫而請其纓綬顧歷代各有名世雖

東方其亦幸而有先生嗚呼知先生糟粕者耿介峭
直之名談先生緒餘者篇章筆札之美夫孰知以忠
孝出天之性而得家庭之訓以明敏近道之資而聞
師友之指積於身心而著於親長行於鄉黨而發於
朝幄宜乎横狂瀾而獨峙挺一代而卓立鐵面敢
言則奸魁自孤從容論思則天意屢格貴對中朝而
澆百年 墻系之垢專撫朔道而得一方夷民之服
惜乎柳季黜而仲舒屈賈生去而蘇卿出南民歌五
袴而惜暮絕域知姓名而稱直歷九折而自若經百
鍊而愈勁意者天其或有為於斯世之福奈何生蛇
豕於腹心起鯨鯢於平陸使吾先生初則撤 經幄

而使鉞後則由轅門而說韜禍于時爲未測殆天意
之難詳卒能激齊民於左袒來千里於裂裳糾群義
而圖河北出萬死而全睢陽然先生之所不能者有
三又不得不怨乎蒼蒼嗚呼使吾先生達其辭於通
信之日則賊膽可寒賊膝可屈豈有後日之陸梁使
吾先生行其志於抗劉之時則我民可蘇我園可固
豈有我武之不揚使吾先生終始於專閫之寄則人
心可收賊勢可剪又安有三載之熾張空使魚龍識
字而志士扼腕將星墜地而蒼生失望此蓋關時運
之盛衰係國家之休戚雖先生亦無柰於興亡念我
無狀側孑遺而幸生拘靡盬於奔波傷心南北滿目

干戈空將赤手更黍青油今膽舊廬哀淚自流日月
晦矣喬嶽折矣龜龍去而鰖鰭舞矣金玉埋而珷玞
績矣知如此而不如無生則先生其亦得矣

又　　朴惺

夙聆風[illegible][illegible]其遺黯耆舊秋霄雪儀霜姿進思竭忠
匪躬謇諤直道何容汲外唐諭剳劇于羅蔚有聲績
剛峻嵓 小落穽又石嘴 命日出騫揵湫濵挨身勵
節聳彼聰聽蔑首抗禮阽危彌勇宋藉官尊麗韻鄭
重復 命形塲雨雪其罫皓髮雖短丹心甚長寔惡
皇輿詐憚身殃披瀝寸血再抗危章憂深思永一
字一溺讜愧循默氣震姦壁 朝端肅整展遌邦禎

瑞合補　袞胡掌戎兵行未鳥峴南既剿易凶焰遽
闞雷奔電激鞭我玄黃宜祗右壁貔貅烏竄鼠老將補
魍魎賊梟進薄坐床凝然勇夫致命中宵以鄭節度方
宣拿　命遣至視死如歸從容就義　前星朗耀
天鑒方悟雷雨渙　恩寵以招諭六嶺回首狼煙四
散一帶江西危若累卵有一死無貳寧問事之孤忠獨
奮而誰我與誠通神鬼酒血擣文期於煨燼剪彼凌
雲志士咸聳軍民協一鄭倡金倉義貫白日會際同
好共茲艱貞郭亦崛起禹湖干城蔚撰之議務合軍
情推誠鶡冠以獎以勸懷仁恃威孰不效力鶴列守
要式遏奔衝安院斫血十里殷紅江上沉舟廝殺蟻

忠纏勤知禮旣亢氣連沮勁冠環晉百千萬旅將亮率
勵却賊完堞犒勞撫循若纊斯挾于時湖南爲 國
根柢嶺湖相倚勢須旦濟脣吻不存齒將安附毅遂
泣淮截彼長鶩虜之不亡巡遠其功原厥固守義師
效忠倘微先生彼獨奚爲事有至難亦數之奇公其
周旋觧紛釋回倚如崇嶽望若斗魁嗚呼忠義出天
惻怛由中一節夷險不貳始終北瞻 龍灣血淚沾
裳語及 宗社慨悢增傷恨未振旅殲彼醜賊苟保
一隅謂當自勉志與力違廢寢去食積勤悴疾疊疊
不倦臨絶曠然只存忠戀炯炯此心日月爭皎大厦
傾壞胡遽棟撓孰識余悲知公者少嗚呼哀哉余遭

畜離同此鄭廣公取臭味不棄庸愚聯衾幾何旦暮
發同夜共洒泣朝詢疊謀鵜秣抗流假寐秋月桐院
東征若搽虎窟河濱西渡行色危迫宿舂古城寒日
發夕憂難相死信義斯篤公有過擧吉不憚瀆初憮
虛受旋克舍己瑜不掩瑕過亦君子勗公寬大勉我
剛烈曰宜相資永期磨切顧多奇策裨益籌略未減
眷眄反省懟怍藥不知方飲有愧心謂我忠信我實
匪忱自公長逝顛沛流落尙闕一奠重愧余薄心期
永阻宿草荒涼文何洩哀誠以侑觴風儀在目祝襲
芬芳嗚呼已矣

又

鄭述

惟公資禀粹美剛毅子良德襲春蘭標揭秋霜孝成
于家行著于鄉早就有道得聞大方立　朝事　君
蹇諤堂堂奉使異國大節彌彰死生在前神色陽陽
及遭亂離忠憤激昂一　道風靡義氣獷蒼濁浪滔天
公以手障忠義骨髓道理心腸古人此言公實承當
諒公所存無愧綱常惟其雅意劉永圖岡莫遂徑逝
孰質蒼茫惟我於公瓜瓞[illegible][illegible]會合雖稀愛慕何忘
老衰此來莫接清揚其忍為懷宿草荒涼撫省平素
悲淚盈眶何以寓誠用奠一觴略叙其情庶格不亡

又　崔晛

嗚呼先生之存于世也世之人不問遐邇貴賤莫其不

然致毀哀經不釋禮經之外未嘗接乎目訓戒之外
未嘗出乎口即吉而哀素踰月終其年不就仕宦或
諫過禮公不爲盡瘁亡如此事生可知矣其在 朝
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 社稷之安危生民之
休戚 君心之怠忽邪正之進退勤勤章奏惻怛中
誠雖値雷霆少無怨悔汲黯正笏天子動容朱穆乘
車污吏解印人懼阽危公則綽綽里巷僕隷皆知名
姓市井商賈亦知骨鯁然其一心許國之丹衷四字
格君之至誠出於天性不假修爲而世之議者以偲
偲剛直爲先生美者豈足以知先生者乎奉使日域
人莫不危而先生怡然促裝而行屢値風波舟楫顚

危而先生嶷然聲色不動驕首桀詰辭語悖慢而先
生毅然折之以理孔聖所謂蠻貊可行者豈無所存
而然耶及其奉　命於危亂之際受任於傾覆之後
灑泣登壇招募散亡集義爲勇挽弱爲強一片瀝血
之言人知死長之義卒能撑柱半壁之東南以基恢
復之根柢著伊誰之力歟嗚呼自非素養之篤志操
之確其於死生顚沛之際安能舉措若是之從容乎
古人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也噫意赤心憂國白盡髭
老之鬚出師未捷奄塋蜀婦之髮時耶命耶天未欲
佑我東耶以先生之德之才庶可以挽回大平而竟

止於是耶下民之喜天亦以爲喜下民之悲天亦以
爲悲耶抑蒼蒼茫茫任其悲喜而善惡禍福之理都
不管耶嗚呼先生嘗營精舍于青城湖水之上豈無
意耶使先生假之以年優遊恬靜之地以卒中晩之
功庶紹先師之遺緒牖示後學之指南則先生志願
殆無憾矣使先生進不得盡其道退不能畢其志負
一邦陶冶之望遺後學山樑之慟則豈非黎庶之不
祿而斯文之不幸也耶空空鄙夫學迷趨向不量朽
木之難雕自多依歸之有所每歎小子洎沒乎塵臼
先生筮仕字 王庭提撕未久以歲月一曝無賴於
十寒居常方寢而起坐方食而投箸悚然惕念向風

起儒方將竢先生退閒于星山也遺棄百事執經承教則小子雖無狀亦豈自甘於下流耶已焉哉〻永不復侍先生之側而聞先生之謦欬矣嗚呼旣又不得啓手於易簀之際又不能執紼於返葬之日罪負幽明撫躬踊蹐伏哭趍前矣心一辭薄奠非物也聊以寓我誠也

臨川書院奉安文 戊午　　鄭經世

金剛矣直玉潔壺清犯顏之忠死難之節退陶門館譽髦如雲論德度才寔居前列嗟天不憖不究厥施樑木一摧宰木已拱儀音日遠慕切羹墻不豆不籩曷稱遺澤翼翼祠宇改舊而新蠲潔棟隆亦陽厥位

循言以安衿佩洋洋追惟德容僾然心目尙鑒虞格
陟降于庭恩我後人永世無替

臨河鄕社奉安文 丁亥　　黃汝一

星嶽間氣奎璧令望稟旣精明玄亦貞諒詩本嚴訓
學受宗師忠孝宅心善惡審幾聞行在齋之方出類
立　朝垂紳允矣君子才德備　問色正直遂使揆流
砥柱躍冶金鏡文直夷險米清表裏湖民頌德留惠
服義樂石封章皇星日丑月哀言深觸忌職在當衝陽爻
遭六賊禍滔天糾義一倡江淮復全龍蛇適從鶴馭
何從蒼生誰望士林安徵或扶雲漢或騎箕尾露華
在天京地皆水以忠光國以賢食鄕矧伊桑丘公所

鶴翎吾儕本家莘莘里仁耳瞻彌切墻薫益親式遵
爰社謹具斯壯有宇斯煥今有來斯寧岐山崇崇洛水
洋洋萬歲千秋一辭心香

臨川書院常享文　金玏

性禀剛德學傳先師言行動天可行蠻貊

鶴峯先生文集附錄終

世稱　鶴峯金先生秉剛直忠義之節而其使日本
聲烈光偉植自童年已耳剽而心艷之舊矣　先生
之諸孫將以其槎錄拔本入梓行布而金吏部孝仲
氏以植曾忝詞臣謂可以文字發輝屬之題跋則非
其任也惟　先生學有淵源通經稽古以措之行業
其於文章固視爲餘事後生末學又安敢用危言騖
擬其後也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
其人不可不論其世今據是編遡求當時事變寧無
慨然尚論者乎嘗倭難之始兆也朝野莫不疑懼行
李之遣姑爲塞其請而覘其形非深相信而篤於交
也彼方啓其侮狠跳踉百態同行諸公翹翹改轍

益其凌籍　先生以一介輔行辟立其間截然以禮
自持不激不撓使彼心怵魄沮至自識其僕以示推
謝則當時一行之中惟　先生是賴及其回奏也同
行欲又其巽懦之恥張皇已甚　先生與之折難辭
說遂中立法耳要於敵情俱未明炳而　朝廷初不
以此撤備致寇則其勢傾機迫不及施措非　先生
之咎也及　先生提孤軍保一隅萃渙撑潰使敵人
有所懾憚而不敢肆則大嶺以南亦惟　先生是賴
至于今彼猶懷我好音慕我聲敎非復向時跳踉褻
籍而前後使价舉以　先生之行迹爲表准雖人品
或弗逮而乃其不至于辱命則均有焉　先生所謂

一國以一人重一人以一言重者盍信噫君子文居正正其義而已成敗利鈍容有未能逆覩而其效乃見於久遠此豈一時計較之所能測哉觀於此編詩若文論議峻整義理明白讀之凜然猶可想見其爲人古人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理闕者斯爲經世之文也又何待評說之贅哉時壬午初秋上澣德水李植謹跋